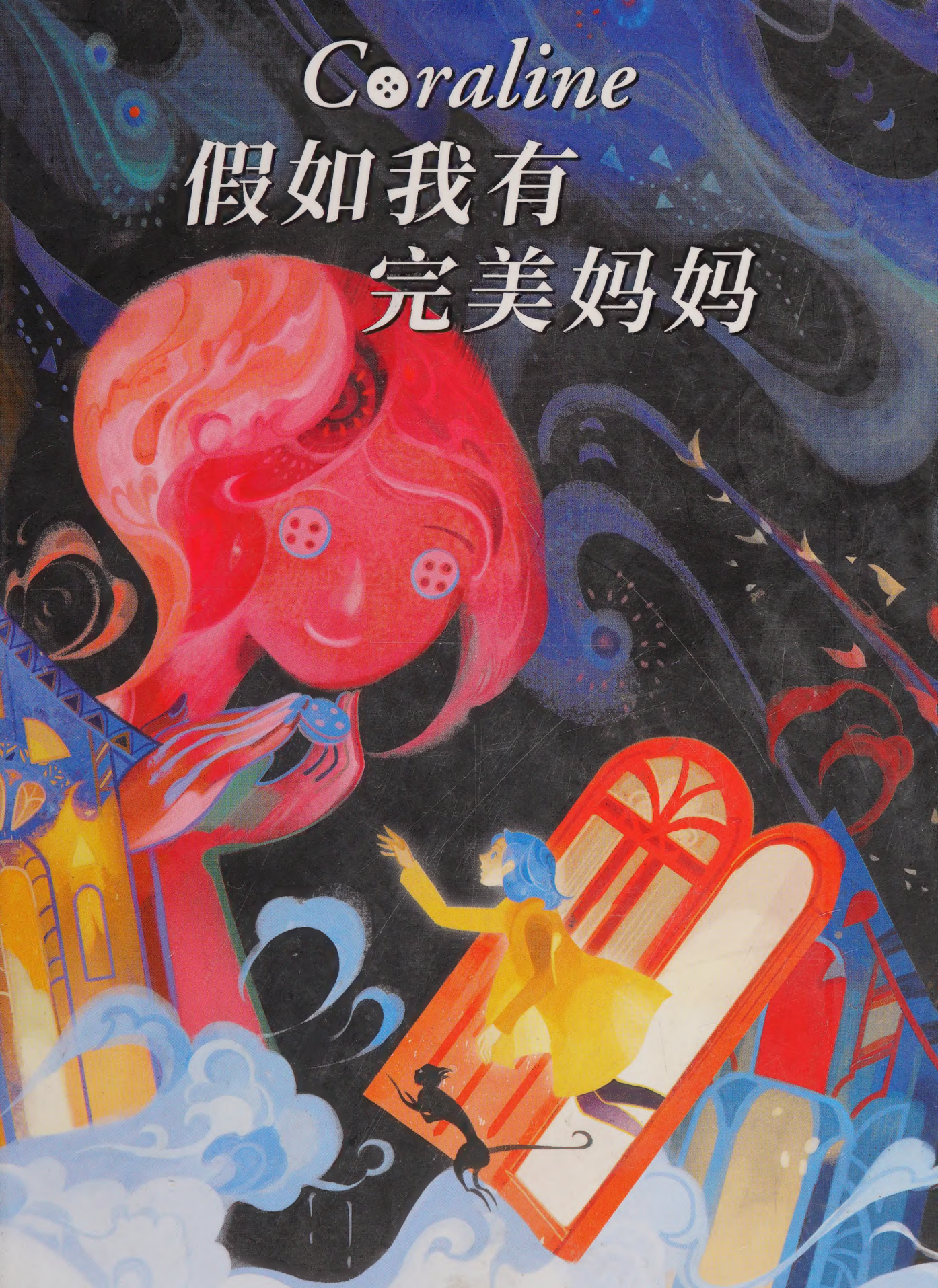
Coraline

假如我有完美妈妈



[英] 尼尔·盖曼 著　杨玲玲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Coraline

假如我有完美妈妈

[英] 尼尔·盖曼 著　　杨玲玲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果麦文化 出品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能过上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生活，

你会怎样选择呢？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3 with funding from
Kahle/Austin Foundation

https://archive.org/details/isbn_9787201161587

1

他们搬进这座房子才过了一会儿，考罗琳就发现了这扇门。

这是一座很老的房子，上面有阁楼，下面有地窖，杂草丛生的花园里有几棵生长了多年的大树。

这座房子并不全部归考罗琳家所有，因为这座房子太大了，他们只拥有它的一部分。

还有其他人住在这座老房子里。

在考罗琳家楼下的一楼，住着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她们俩又老又胖，和一群上了年纪的苏格兰高地猎狐犬生活在一起，这些狗叫哈密什、安德鲁和乔克之类的名字。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以前当过演员，斯宾克小姐第一次见到考罗琳时，就把这事儿告诉她了。

“我跟你说，卡罗琳，”斯宾克小姐说，她把考罗琳的名字都念错了，“我本人和福塞伯小姐年轻的时候，都是著名的演员。我们都登台表演过，宝贝儿。哦，别让哈密什吃那个水果蛋糕，不然它会拉一整夜肚子的。”

“我叫考罗琳，不是卡罗琳，是考罗琳。”考罗琳说。

在考罗琳家楼上的阁楼里，住着一位留着大胡子的疯老头。他告诉考罗琳，他一直都在训练老鼠表演马戏，但他是不会让任何人看的。

“等到有一天，小卡罗琳，等它们全都准备好了的时候，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将看到我的老鼠马戏奇迹。你问我，为什么你现在不能看？你是这样问我的吗？”

“不，”考罗琳平静地说，“请你不要叫我卡罗琳。我叫考罗琳。”

“你现在看不到老鼠马戏的原因嘛，”楼上的老头说，“是因为老鼠还没有准备好，也没有排练好，所以它们拒绝演奏我为它们写的曲子。我为老鼠写的所有曲子都会被演奏成**喔噗**、**喔噗**。不过白老鼠只肯演奏**嘟嘟**、**嘟嘟**。我在考虑用不同种类的奶酪训练它们。”

考罗琳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老鼠马戏表演。她想这个老头多半是在瞎编。

那天，在搬进来之后，考罗琳就去探险了。

她探索了花园。这个花园很大，花园尽头有一个旧网球场，可是这座房子里并没有人打网球，网球场四周的栅栏破了许多洞，球网也快要烂光了；花园里有一个破旧的玫瑰园，里面长满了矮小破败的玫瑰丛；花园里还有一座全是石头的假山庭园；草地上长着一圈深棕色的伞菌，像跳舞的小精灵，要是你不小心踩到它们，它们就会散发出一股极其难闻的味道。

花园里还有一口井。在考罗琳家搬来的第一天，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就不停地对考罗琳说，那口井有多么危险，她们警告她，一定要离那口井远一点。所以考罗琳要专门去侦察这口井，好知道它的位置，好离它远远的。

第三天，她找到了那口井，它就在网球场旁边一块杂草丛生的草地里，在树丛的后面。低矮的砖井几乎被高高的草

丛遮住了。几块木板盖住了井口，以防有人掉进井里。其中一块木板上有个小孔，考罗琳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石子和橡子从那个小孔丢进去，她一边等着，一边数着，直到她听到它们**扑通**一声落进很深的水里。

考罗琳还侦察过附近的动物。她发现了一只刺猬，一张蛇皮（不是蛇），一块看上去很像青蛙的石头，还有一只看上去很像石头的癞蛤蟆。

还有一只神气活现的黑猫，坐在墙上和树桩上注视着她。不过，要是她走过去，想和它玩一玩，它就会溜掉。

在这座房子里，她就是这样度过了头两个星期——侦察花园和房子周围的场地。

吃中饭和吃晚饭的时候，妈妈才会把她叫进来。考罗琳在出去之前，总是要让自己穿得暖和一点，因为今年的夏天很冷；不过她每天都要出去探险，直到天下起了雨，这时候，考罗琳就只好待在家里了。

“我干什么好呢？”考罗琳问。

“看书。”妈妈说，“看录像。玩玩具。去缠着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要不然就去缠楼上的疯老头。”

“不。”考罗琳说，“我不要做这种事情。我要去探险。”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无所谓。”考罗琳的妈妈说，“只要你别把家里搞得一团糟就行。”

考罗琳走到窗前，望着窗外落下的雨。它不是那种让人还能散步的雨，它是那种从天上喷洒下来，落在地上会溅起来的雨。这种雨可不是闹着玩的，这种雨是带着任务降下来的，它眼下的任务就是把花园变成泥沼、变成水塘。

考罗琳把所有录像都看完了。她已经玩腻了玩具，也把所有的书都看完了。

她打开了电视机。她不停地换台，可电视里除了穿着西装的男人谈论股票和访谈的节目，就没有别的节目了。最后，她总算找到了可看的东西：这是一部以保护色为主题的自然博物节目，只剩下后半段。她看着动物、鸟和昆虫为了逃避敌人，把自己伪装成树叶、树枝或是别的动物。她很喜欢这个节目，可它很快就结束了，接下来播出的是关于蛋糕工厂的节目。

是时候跟爸爸谈谈了。

考罗琳的爸爸一直在家。她的爸爸和妈妈都要工作，做跟计算机有关的工作，这就意味着他们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家里。他们两人有各自的书房。

“嘿，考罗琳。”她进来的时候，他头也不回地说。

“嗯。”考罗琳说，“下雨了。”

“是啊。”爸爸说，“大雨倾盆啊。”

“没有。”考罗琳说，“只是下雨而已。我能到外面去吗？”

“你妈妈怎么说？”

“她说，这种天气你不要出去，考罗琳·琼斯。”

“那就别出去。”

“可是我想继续探险。”

“那就在这层楼里探险吧。”爸爸提议说，“你看，这儿有一张纸和一支笔。你可以把门窗的数量都点清楚，把所有东西都列出来。你还可以去侦察热水器的位置。别来打扰我的工作。”

“我能进客厅吗？”客厅是琼斯家摆放昂贵（但不舒适）家具的地方，这些家具是考罗琳的奶奶去世后留下来的。那儿是不准考罗琳进去的。根本没有人进去。那儿只是个装样子的地方。

“只要你不把里面搞得一团糟，而且不要碰任何东西。”

考罗琳仔细地想了想，然后接过纸和笔，开始在这层公寓里探起险来。

她找到了热水器（它在厨房的橱柜里面）。

她清点了所有的东西（153件）。

她清点了窗户的数量（21个）。

她清点了门的数量（14扇）。

在她发现的所有门当中，有13扇开着，一扇关着。那扇关着的门——在客厅尽头的一扇雕花的棕色木头大门——锁上了。

她问妈妈：“那扇门通向哪里？”

“不通向哪里，亲爱的。”

“它肯定通向什么地方。”

妈妈摇了摇头。“去看看吧。”她对考罗琳说。

她伸手从厨房的门框顶上拿下来一串钥匙。她仔细地在里面挑着，然后找出来一把最旧、最大、最黑、锈得最厉害的钥匙。她们走进了客厅。她用那把钥匙打开了那扇门。

门一下就开了。

妈妈说得对。这扇门确实不通向什么地方，它后面只有一面砖墙。

“这地方过去是一栋别墅，”考罗琳妈妈说，“这扇门以前肯定通往某个地方。后来他们把这栋别墅改成公寓以

后，就用砖把这里封死了。对面是空着的公寓，在咱们家对面，那套公寓还没卖出去。”

她关上了门，把那串钥匙放回了厨房的门框顶上。

“你没把门锁上。”考罗琳说。

妈妈耸了耸肩。“我干吗要锁它？”她问，“反正门后面什么都没有。”

考罗琳什么也没说。

现在外面的天几乎全黑了，雨还在下着，雨水急促地打在窗户上，模糊了外面街上汽车的灯光。

考罗琳的爸爸停止了工作，给大家做晚饭。

考罗琳露出了厌恶的神情。“爸爸，”她说，“你又自创食谱啦。”

“这是葱炖土豆，配上龙蒿和融化的格鲁耶尔奶酪。”他承认说。

考罗琳叹了口气。然后她走到冰箱前，取出了微波油炸土豆条和微波迷你比萨。

“你知道我不喜欢吃你的这些菜。”她对爸爸说。她的晚饭一圈又一圈地转着，微波炉上的红色小数字倒数到了零。

“你尝一尝，说不定你会喜欢的。”考罗琳的爸爸说。不过她摇了摇头。

那天晚上，考罗琳在床上躺了很久都睡不着。雨已经停了，就在她快睡着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发出了**答——答——答——答——答——答**的声音。她在床上坐了起来。

什么东西还在响着**嘎**……

……**咔**。

考罗琳下了床，朝走廊上看去，可她没看到什么反常的事情。她顺着走廊走去。从爸爸妈妈的卧室里传出了低沉的鼾声，那是爸爸；还有断断续续的梦呓声，那是妈妈。

那些声音，不管它是什么，考罗琳都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有什么东西在动。

那是一个很小的黑影，像一小团夜色一样，飞快地沿着黑暗的走廊逃窜。

她希望那不是一只蜘蛛。蜘蛛总是让考罗琳感到极度不安。

那个黑影跑进了客厅，考罗琳有点紧张地跟着它。

房间里很黑。唯一一束光亮来自走廊，站在门口的考罗琳在客厅的地毯上投下了巨大和变形的影子。她看上去像一个瘦瘦的女巨人。

就在考罗琳犹豫着要不要开灯的时候，她看到那个黑影慢慢地从沙发下面爬了出来。它停顿了一下，然后不出声地穿过地毯，朝着房间尽头的角落冲去。

那个角落里没有家具。

考罗琳打开了灯。

角落里没有任何东西，只有那扇通往砖墙的门开着。

她明明看到妈妈关上了那扇门，可它现在微微开启着。只开了一道缝。考罗琳走过去，往里面看了一眼。那儿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面用红砖砌成的墙。

考罗琳关上了那扇旧门，熄了灯，上床睡觉去了。

她梦到了一些黑影，它们躲避着光线溜来溜去，然后全都聚集在月光下。这些小黑影长着通红的小眼睛和黄色的尖牙。

它们开始唱了起来：

我们虽小但我们很多，
我们很多但我们很小，
在你起来前我们在这里，
在你躺下后我们还会在这里。

它们的声音很尖，像带着哭腔的耳语声。这种声音让考罗琳觉得很不舒服。

后来考罗琳梦到了几个商业广告，再后来她什么也没梦到了。

2

第二天，尽管天不下雨了，但浓浓的白雾还是笼罩着这座房子。

“我要出去散步。”考罗琳说。

“别走太远了。”妈妈说，“穿得暖和一些。”

考罗琳穿上了连帽的蓝色外套，戴上了红围巾，套上了黄色的橡胶靴。

她出门了。

斯宾克小姐正在遛狗。“嗨，卡罗琳。”斯宾克小姐说，“天气可真糟糕。”

“是的。”考罗琳说。

“我曾经演过鲍西娅[1]。”斯宾克小姐说，“福塞伯小姐总是说起她的奥菲莉亚[2]，不过人们是为了我演的鲍西娅而来。当时我们俩都要登台表演。”

斯宾克小姐裹在套头衫和开襟的羊毛衫里，显得更矮更圆了。她看上去像一个毛茸茸的大蛋。她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这让她的眼睛显得特别大。

“他们经常到我的化妆间来送花。真的。”她说。

1　译者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一剧中的女主角。

2　译者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一剧中的女主角。

“谁给你送花？”考罗琳问。

斯宾克小姐谨慎地朝四处张望了一下，她先朝左边看看，然后朝右边看看，又使劲地往雾里看，好像担心有人在偷听似的。

“男人。”她小声说。然后她拽着狗，大摇大摆地走回房子里去了。

考罗琳继续散步。

考罗琳围着房子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程时，看到了福塞伯小姐，她站在跟斯宾克小姐合住的公寓门口。

“你看见斯宾克小姐了吗，卡罗琳？”

考罗琳对她说看到了，斯宾克小姐正在遛狗。

“但愿她没有迷路——要是她迷路了，她会起带状疱疹的，你等着瞧吧。”福塞伯小姐说，“你居然能在这种雾天里找到路，肯定是个探险家。”

“我是个探险家。”考罗琳说。

“可不是嘛，宝贝儿。”福塞伯小姐说，“去吧，别迷路了。”

考罗琳在灰色的迷雾中穿过花园，继续走着，她一直不让自己的视线离开那座房子。大约走了十分钟后，她发现自己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她额头上的头发软塌塌、湿乎乎的，她的脸也湿了。

“哎哟！卡罗琳！”楼上的疯老头喊。

“哦，你好。”考罗琳说。

在迷雾里她几乎看不到那个老头。

他从房子外面的楼梯走下来，这段楼梯向上经过考罗琳家的前门，通往他住的公寓的门。他走得非常慢。考罗琳在

楼梯下面等着。

“老鼠不喜欢这种雾天。”他对她说，“这种天气让它们的胡须都耷拉下来了。”

“我也不怎么喜欢雾天。”考罗琳承认说。

老头俯下身来凑近考罗琳，她的耳朵都被他的胡子戳痒了。“老鼠捎信给你了。”他小声说。

考罗琳不知道该说什么。

“它们让我告诉你：**别穿过那道门**。”他停顿了一下，“你懂这话的意思吗？”

“不懂。”考罗琳说。

老头耸了耸肩。“这些老鼠，它们太有意思了。它们把事情弄错了。它们弄错了你的名字，你知道。它们总是说考罗琳。不是卡罗琳。根本不是卡罗琳。”

他从楼梯下面拿起来一个牛奶瓶，开始上楼，回他的阁楼去了。

考罗琳走进了门。妈妈正在书房里工作。妈妈的书房里有花的香味。

“我干什么好呢？”考罗琳问。

“你什么时候开学？”妈妈问。

“下星期。”考罗琳说。

“嗯。”妈妈说，“我想，我该给你准备上学穿的新衣服了。记得提醒我，亲爱的，要不然我会忘记的。”她继续对着电脑屏幕打起字来。

“我干什么好呢？”考罗琳重复了一句。

“去画画吧。”妈妈递给了她一张纸和一支圆珠笔。

考罗琳想把雾画出来。她画了十分钟，手里依然是一张

白纸，在白纸的一角，她用歪歪扭扭的字写下了“雾”。她咕哝着把纸递给了妈妈。

“嗯。很有现代感，亲爱的。”考罗琳的妈妈说。

考罗琳悄悄地走进了客厅，想把角落里的那扇门打开。门又被锁上了。她猜想，肯定是妈妈把它又锁起来了。她耸了耸肩。

考罗琳去看她的爸爸。

他背对着门，一直在打字。“走开。”她进来的时候，他欢快地说。

“我好无聊啊。”她说。

“学学怎么跳踢踏舞吧。”他提议说，连头都没回。

考罗琳摇了摇头。“你为什么不跟我玩？”她问。

“我忙。”他说，“我要工作。”他补充说。他还是没有转过身来看她。“你为什么不去找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

考罗琳穿上了外套，戴上了帽子，朝屋外走去。她下楼，按响了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家的门铃。考罗琳听到了那几只苏格兰狗跑到走廊上，发出汪汪的狂叫。过了一会儿，斯宾克小姐打开了门。

“哦，是你呀，卡罗琳。”她说，“安吉斯，哈密什，布鲁斯，快坐下，宝贝儿。只有卡罗琳一个人。进来吧，亲爱的。想喝杯茶吗？”

公寓里有股家具抛光剂和狗的味道。

“好的，谢谢。”考罗琳说。斯宾克小姐把她领到了一间布满灰尘的小房间，斯宾克小姐管这里叫客厅。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些漂亮女人的黑白照片，还有一些放在镜框里的剧

目表。福塞伯小姐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正起劲地织着毛线。

她们在一个带茶碟的粉红色骨瓷小杯里，给考罗琳倒了一杯茶。她们还给了她一块加里波第饼干当茶点。

福塞伯小姐看了一眼斯宾克小姐，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继续织着毛线，说："反正，阿普尔，就像我说的，你得承认，老家伙也还有活力。"

"米里亚姆，亲爱的，我们两个人谁都不像过去那么年轻了。"

"阿卡狄夫人，"福塞伯小姐回答说，"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奶妈、布莱克内尔女士、各种各样的角色。这些角色都让人难忘。"

"好了，米里亚姆，我们**意见一致了**。"斯宾克小姐说。考罗琳觉得奇怪，觉得她们是不是忘记自己也在场了。她们太让人无法理解了。她们的争执像一把老扶手椅一样，陈旧但不会让人不舒服。这种争执其实不分输赢，但只要她们愿意，这场争执就能永远持续下去。

她喝了一口茶。

"我能看懂那些叶子，只要你不介意。"斯宾克小姐对考罗琳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考罗琳说。

"茶叶，亲爱的。我能看出你的将来。"

考罗琳把杯子递给斯宾克小姐。斯宾克小姐的近视眼盯着杯底的茶叶。她噘起了嘴唇。

"你知道吗，卡罗琳？"她过了一会儿说，"你的处境非常危险。"

福塞伯小姐哼了一声，放下了手里的毛线。"别傻了。

阿普尔。别吓唬这个女孩。你的眼神不行了。孩子，把杯子递给我。”

考罗琳把杯子递给了福塞伯小姐。福塞伯小姐仔细地朝杯子里看了看，摇了摇头，然后又朝杯子里看了看。

“哎呀。”她说，“你说得对，阿普尔。她果真有危险。”

“看到了吧，米里亚姆，”斯宾克小姐得意地说，“我的眼神好得很，跟过去一样……”

“我有什么危险？”考罗琳问。

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茫然地瞪着她。“它没说。”斯宾克小姐说，“对这种事情，茶叶说不清。真的说不清。它们能预测大概情况，但不能显示具体信息。”

“那我该怎么办？”考罗琳问。她被这件事弄得有点担心。

“别在更衣室里穿绿色的衣服。”斯宾克小姐说。

“也别提苏格兰的戏。”福塞伯小姐补充说。

考罗琳不知道为什么，她碰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大人精神都不太正常。这些大人大概都不知道她们在和谁说话。

“而且要非常、非常小心。”斯宾克小姐说。她从扶手椅上站起来，走到壁炉前。壁炉架上有一个小罐子，斯宾克小姐拿掉罐子盖，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取了出来：有一个小小的瓷鸭子、一个顶针、一枚奇怪的铜币、两枚回形针和一块上面有洞的石头。

她把上面有洞的石头递给考罗琳。

“它有什么用？”考罗琳问。这个洞是从石头的中间穿过去的。她把石头拿起来，从洞里看着玻璃窗。

“也许它能派上用场。”斯宾克小姐说，“有时候，碰到坏事情，它还挺管用的。”

考罗琳穿上了外套，跟斯宾克小姐、福塞伯小姐还有她们的狗道别后，走到了门外。

迷雾像窗帘一样悬挂在房子的周围。她慢慢地走上楼梯，朝自己家走去，接着她又停了下来，环顾着四周。

在迷雾中，这就像个幽灵世界。**有危险**？考罗琳暗自想着。听上去倒是挺刺激的。听上去也不像是坏事情。真的不像。

考罗琳继续上楼，手里紧紧地握着那块刚拿到的石头。

3

第二天阳光灿烂，考罗琳的妈妈带她去邻近的大镇子上买上学穿的衣服。她们在火车站让爸爸下车。因为这一天他要去伦敦见一些人。

考罗琳挥手和他告别。

她们继续开车，去商店买上学穿的衣服。

考罗琳看到了她非常喜欢的日辉牌绿手套。妈妈拒绝给她买绿手套，而是给她买了白色的短袜、上学穿的藏青色短裤、四件灰色的衬衫，还有一条深灰色的裙子。

“可是妈妈，学校里**所有的人**都有灰衬衫。**没人**有绿手套。我会是唯一一个有绿手套的人呢。”

妈妈不理她，她正在和营业员说话。两个人正在讨论给考罗琳买哪种套头衫，最后她们一致认为，那种松松垮垮、大得让人难堪的套头衫最合适，因为总有一天她能长大，到时候这件衣服就能合身了。

考罗琳到处闲逛，看着商店里陈列的青蛙、鸭子和兔子形状的橡胶靴。

然后她走了回来。

“考罗琳？哦，你在这儿。你刚才去哪儿啦？”

“我被外星人绑架了。”考罗琳说，“他们拿着激光枪，从宇宙空间来，不过我戴着假发，用外国腔调大笑起

来，骗过了他们，然后我就逃走了。”

“这样啊，亲爱的。好了，你还需要一些发卡，对吧？”

“不需要。”

“那么，为了保险起见，就买六个吧。”妈妈说。

考罗琳什么都没说。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考罗琳说：“那个空的公寓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看样子，在我们搬来以前，那里像我们这套公寓一样，都是空房间。”

“你觉得我们的公寓能通过去吗？”

“不行，除非你从砖墙穿过去，亲爱的。”

“哦。”

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她们回到了家里。尽管天气很冷，但阳光灿烂。考罗琳妈妈看了看冰箱，只找到一个小得可怜的番茄，还有一块上面长着绿毛的奶酪。面包盒里也只剩下一点面包屑。

“我得赶紧冲到楼下的商店去，买些冻鱼回来。”妈妈说，“你想不想一起去？”

“不想。”考罗琳说。

“随你的便吧。”妈妈说完就走了。接着她又返回来，拿了钱包和车钥匙，然后又出去了。

考罗琳太无聊了。

她翻了翻妈妈正在读的一本书，这是一本关于一个遥远国家的土著人的书；书中讲到，这些土著人每天都要拿一块白色的丝绸，用蜡在上面画画，然后把丝绸浸在染料里，然后再用蜡在上面画画，再染上一些颜色，然后把蜡放在沸水

里煮掉，最后，把这块已经变得非常美丽的绸布投进火里，把它烧成灰。

在考罗琳看来，这种事特别没意思，不过她希望有人会喜欢。

她还是觉得无聊，而且妈妈还没回到家。

考罗琳搬来一把椅子，把它推到了厨房的门边。她爬到椅子上，伸手去够门框上的钥匙。她从椅子上下来，从扫帚橱里拿了一把扫帚。她又爬到椅子上，用扫帚去够门框上的钥匙。

啪。

她从椅子上爬下来，捡起了那串钥匙。她得意地微笑着。然后她把扫帚靠在墙上，朝客厅走去。

她的家人并不使用这间客厅。他们从考罗琳的祖母那儿继承了这套家具：一张木头咖啡桌、一张边桌、一个厚重的玻璃烟灰缸，还有一幅一碗水果的油画。考罗琳怎么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画一碗水果。除此之外，房间里空荡荡的。壁炉架上没有小摆设，没有雕像，也没有钟。这里没有任何让人感觉舒适的东西，也没有生活气息。

这把黑色的旧钥匙，摸上去比其他的钥匙都要凉。她把它插进了钥匙孔里。钥匙发出让人满意的“咔嗒”声，毫无阻碍地转动着。

考罗琳停了下来，听着。她知道她做的事情不对，所以她想听听妈妈是不是回来了，不过她什么也没听到。于是，考罗琳把手放在门把上，转动了一下。她终于打开了门。

这扇门通往一个黑漆漆的走廊。砖墙已经不见了，就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从敞开的门洞里传来一股冷飕飕的

霉味，它闻上去有股非常古老、非常死气沉沉的味道。

考罗琳穿过了那扇门。

她很想知道，对面那个空公寓会是什么样子——但愿这条走廊能通过去。

考罗琳不安地沿着走廊走着，觉得这里好熟悉。

她脚下的地毯和她住的公寓里的地毯一模一样。墙纸也和她住的公寓里的墙纸一样。挂在走廊上的画，也和她家里挂在走廊上的画一样。

她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了：她在她自己家里。她并没有离开过。

她摇了摇头，感到很困惑。

她注视着墙上的画。不对，这幅画并不完全一样。挂在她家里走廊上的画，上面有个穿着老式衣服的男孩，正凝视着肥皂泡。而这幅画上男孩的表情不一样——他也看着肥皂泡，但好像在计划着做什么坏事一样。他的眼睛里有某种特别的东西。

考罗琳盯着他的眼睛，想搞清楚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就在她快要看出答案的时候，有人说：“考罗琳？”

声音听上去很像妈妈。考罗琳走进了厨房，因为声音是从那儿传来的。一个女人背对着考罗琳，站在厨房里。她看上去有点像考罗琳的妈妈。只不过……

只不过她的皮肤像纸一样白。

只不过她比妈妈高，也比妈妈瘦。

只不过她的手指太长，而且动个不停，还有，她深红色的指甲又弯又尖。

“考罗琳？”这个女人说，“是你吗？”

这时，她转过身来。她的眼睛是两个黑色的大纽扣。

“该吃午饭了，考罗琳。”这个女人说。

“你是谁？”考罗琳问。

“我是你的另一个妈妈，”这个女人说，“你去告诉你的另一个爸爸，午饭好了。”她打开了烤炉的门。考罗琳突然发觉自己饿得要命。好香啊。“好啦，快去吧。”

考罗琳沿着走廊，走到了爸爸的书房。她打开了门。房间里是有一个男人，背对着她坐在键盘前。“你好。”考罗琳说，“我……我的意思是，她说饭已经准备好了。”

那个男人转过身来。

他的眼睛也是两个纽扣，又大又黑，闪闪发光。

“嗨，考罗琳。”他说，“我饿坏了。”

他站起来，跟她走进了厨房。他们在厨房的桌边坐下，考罗琳的另一个妈妈把午饭端了上来：一只金棕色的大烤鸡、油炸土豆和小小的嫩菜豆。考罗琳把食物塞进了嘴里。味道好极了。

“我们已经等了你很长时间。”考罗琳的另一个爸爸说。

“等我？”

“是的。”另一个妈妈说，“这儿没有你，真是不一样。不过我们知道，总有一天你会来的，那时我们就是一个真正的家庭了。再来点鸡怎么样？”

考罗琳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鸡。妈妈有时候也做鸡，但她总是买袋装的，或是冷冻的，那鸡肉很干，吃不出什么味道来。考罗琳的爸爸有时候也买真正的鸡，不过他做鸡的方法很怪，比如把鸡放在葡萄酒里炖，或者是在鸡肚子里填塞李子，或者是裹在油酥面团里烘烤，考罗琳从来都不会去

碰这些鸡。

她又吃了一些鸡肉。

“我不知道我还有另一个妈妈。”考罗琳谨慎地说。

“当然有。人人都有。”另一个妈妈说，她那双黑色的纽扣眼睛闪闪发亮，“吃过午饭，你可以在你的房间里跟老鼠玩。”

“老鼠？”

“是楼上人家的。”

除了在电视上，考罗琳还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老鼠。她真想看看老鼠。毕竟，今天变得有意思起来了。

吃过午饭，考罗琳的另一对爸爸妈妈在洗碗，于是她沿着走廊，走去了她的另一个卧室。

这间卧室和她家里的那间不同。首先，房间被刷成了倒胃口的暗绿色和古怪的暗粉红色。

考罗琳打定了主意，她可不想睡在这里，不过室内的色彩布局比她自己的房间要有趣多了。

房间里有各种各样新奇的东西，她以前见都没见过：装着发条的天使在卧室里飞来飞去，像受惊的麻雀；书上的插图在扭动、爬行和闪着幽光；小恐龙的骷髅头也会动，她走过去的时候，恐龙牙齿咯咯作响。还有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奇妙的玩具。

考罗琳心想，**这还差不多**。她往窗外看去。窗外的景色和从她自己卧室里看出去的一样：树木、田野；再远一点，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是紫色的山丘。

有个黑色的东西急促地穿过地面，钻到床底下不见了。考罗琳蹲下来，朝床底下看。只见五十只红色的小眼睛也在

回瞪着她。

“嗨，”考罗琳说，“你们是老鼠吗？”

它们从床底下钻出来，在光下眨着眼睛。它们身上的短毛黑得像煤炭，小眼睛红红的，粉红色的爪子像小小的手，没毛的尾巴像长而光滑的虫子。

“你们会说话吗？”她问。

一只最大、最黑的老鼠摇了摇头。它带着一种让人不愉快的微笑呢，考罗琳心想。

“那么，”考罗琳问，“你们会干什么？”

老鼠们围成了一个圆圈。

然后它们开始一个搭一个地往上爬，它们非常小心，但动作很快，最后它们搭成了一个金字塔，那只最大的老鼠就在塔顶。

这只老鼠用又尖又细的声音，开始唱起来：

我们有牙齿我们还有尾巴，
我们有尾巴我们还有眼睛，
在你躺下之前我们就在这里，
等我们起来以后你也会在这里。

这首歌真难听。考罗琳觉得自己以前听到过这首歌，或是跟它相似的歌，只是她不记得在哪儿听到的了。

随后，金字塔塌了，老鼠快速朝门口跑去。

另一个楼上的疯老头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顶黑色的高帽子。老鼠急促地朝他跑去，往他的口袋里钻，往他的衬衫里钻，顺着他腿上的裤子往上爬，顺着他的脖子往下爬。

最大的那只老鼠爬到了老头的肩膀上，跃到了老头灰色的长胡子上，经过老头那双黑色纽扣一样的大眼睛，爬到了他的头顶上。

顿时，老鼠存在过的证据，就只剩老头衣服下面那一团团骚动的东西了，它们一刻不停地在他身上滑来滑去；那只在老头头顶上的最大的老鼠，仍用闪闪发亮的红眼睛俯视着考罗琳。

老头戴上了帽子，于是那只大老鼠不见了。

“嗨，考罗琳。”另一个楼上的老头说，“我听说你来了。该让老鼠吃晚饭了。不过，要是你愿意，你可以跟我到楼上去，看我喂它们吃东西。”

这个老头的纽扣眼睛里露出了饥饿的神情，让考罗琳觉得很不舒服。“不，谢谢你。”她说，“我要去外面探险了。”

老头非常缓慢地点了点头。考罗琳能听到老鼠交头接耳的声音，虽说她不知道它们在说什么。

她拿不准自己想不想知道它们在说什么。

她穿过走廊时，她的另一对爸爸妈妈带着一模一样的微笑，站在厨房门口，慢慢地挥着手。“祝你在外面玩得愉快。”她的另一个妈妈说。

“我们会在这里等你回来。”她的另一个爸爸说。

考罗琳走到大门口时，转过身去，望着他们。他们还在看着她，还在挥手和微笑。

考罗琳走到门外，走下了楼梯。

4

从外面看，这座房子和考罗琳家没什么两样，可以说几乎是一模一样：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的公寓门上，环绕着蓝色和红色的灯泡，它们断断续续地闪烁出一些字来：**好极了**！接着闪现出了**演出**，然后是**成功**！！！

天气很冷，但阳光灿烂，和她离开家时的天气一样。

她身后传来了一个彬彬有礼的声音。

她转过身去。在她身旁的墙上，站着一只大黑猫，和她在家里花园里看到的黑猫一模一样。

“下午好。”黑猫说。

它的声音听上去像是在考罗琳的脑袋里面说话，像是她想出来的声音，不过这声音是个男人的声音，而不是女孩的声音。

“你好。”考罗琳说，“我在我家的花园里，看到过一只很像你的猫。你肯定是另一只猫。”

这只猫摇了摇头。“不，”它说，“我不是另外的什么东西。我就是我。”它把头歪向一边，绿色的眼睛闪闪发亮。“你们人类遍布世界各地。我们猫就不一样，我们喜欢待在一起。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觉得我明白。不过，如果你是我在家看到的那只猫，你为什么会说话呢？”

猫没有肩膀，不能像人那样耸肩。不过这只猫用一个流畅的动作耸了耸肩，从尾尖开始，到它翘起来的胡须结束。

“我能说话。”

“家里的猫可不说话。”

“不说吗？”猫说。

“不说。”考罗琳说。

这只猫平稳地从墙上跳到了考罗琳脚边的草地上。它抬头望着考罗琳。

“哦，你是专家。”猫冷冰冰地说，“说到底，我知道些什么呢？我不过是只猫。”

它准备走了，头和尾巴抬得高高的，一副得意的样子。

“回来，”考罗琳说，“对不起。真对不起。”

猫停下了脚步，坐下来，开始自顾自地清理全身的皮毛，就当考罗琳不存在一样。

“我们……我们可以成为朋友的。”考罗琳说。

“我们**可以是**稀有物种非洲跳舞大象，”猫说，“但我们不是。”它瞟了一眼考罗琳之后，不动声色地补充说：“至少，**我**不是。”

考罗琳叹了口气。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考罗琳问那只猫，“我叫考罗琳。你呢？”

猫缓慢而谨慎地打了个哈欠，露出了骇人的粉红色舌头。“猫没有名字。”它说。

“没有名字？”考罗琳说。

“没有。”猫说，“我告诉你，**你们**人类有名字。那是因为你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我们不

需要名字。”

考罗琳觉得，这只猫太自大了，让人受不了。在它看来，它才应该是这世上唯一重要的东西。

她有点想对它厉害点，又有点想对它客气和遵从。客气的那一半想法占了上风。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猫朝四周扫了一眼。“这里就是这里。”猫说。

“这我也看到了。那么，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跟你一样，我走过来的。”猫说，“就像这样。”

考罗琳看着那只猫从草地上慢慢地走过去。它走到了一棵树的后面，但并没有从树后面走出来。考罗琳走向那棵树，朝树后面看去。猫不见了。

她朝房子走回去。她的身后又传来了客气的声音。是那只猫的声音。

“顺便提一句，”它说，“你带着护身符，这是明智的。我要是你，我就紧抓着它不放。”

“护身符？”

“没错，”猫说，“反正——”

它停顿了一下，目不转睛地盯着什么并不存在的东西。

接着它蹲伏着，慢慢地向前走了两三步。它似乎在追踪一只看不见的老鼠。它突然转身，朝着树林冲去。

它消失在了树林里。

考罗琳不知道猫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她也不知道在她原来的世界里，是不是猫都能说话，只是故意不说话，还是只有当它们在这里的时候才能说话——虽然她也不知道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她沿着砖砌的台阶，走到了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家的正门。蓝色和红色的灯不停地闪烁着。

门微微地开着。她在门上敲了一下，门一下子就打开了，考罗琳走进了屋子。

屋子里很暗，有股灰尘和天鹅绒的味道。门在她身后猛地关上了，屋子里一片漆黑。考罗琳摸索着走进了一间小小的前厅。她的脸擦到了一样柔软的东西。那是布幔。她伸出手，掀开了布幔。

她眨着眼睛，站在天鹅绒幕布的另一边，站在一个光线暗淡的剧场里。远处，在这间房间的另一头，有一个高高的木头舞台，上面空荡荡、光秃秃的，一盏昏暗的聚光灯从上面照在舞台上。

在考罗琳和舞台之间有许多座位。一排又一排的座位。她听到了拖着脚走路的声音，一束左右摇晃的灯光朝她照了过来。等到灯光近了，她才看到，一条黑色的苏格兰大狗的嘴里叼着一支手电筒，灯光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这条狗因为上了年纪，口鼻部都变成了灰色。

“你好。”考罗琳说。

狗把手电筒放在地上，抬头望着她。“来，把你的票给我看看。”它粗暴地说。

“票？”

“没错，票。你知道，我没工夫跟你闲扯。没有票就不能看表演。”

考罗琳叹了口气。“我没有票。”她承认道。

“又来了。”狗闷闷不乐地说，“就这么闯进来，胆子太大了。‘你的票呢？’‘没票’，我真搞不懂……”狗摇

了摇头，又耸了耸肩。“那就来吧。”

它叼起手电筒，快步朝黑暗中走去。考罗琳跟在它身后。它走到舞台附近时，停了下来，用手电筒照亮了一个空位子。考罗琳坐下来，狗走开了。

等到她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她才发觉，其他座位上坐的都是狗。

舞台后面突然传来了嘶嘶的声音。考罗琳断定，这是一张老唱片放在一个老唱机上发出的声音。嘶嘶声接着变成了小号声，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走上了舞台。

斯宾克小姐骑着一辆独轮自行车，手里抛接着球。福塞伯小姐拿着一篮花，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她一边走，一边把花瓣撒在舞台上。她们走到了舞台前，斯宾克小姐灵巧地从独轮车上跳下来，两个老女人深深地鞠了个躬。

所有的狗都摇着尾巴，热情地叫了起来。考罗琳礼貌地鼓了鼓掌。

随后，她们解开了蓬松的圆鼓鼓的外套，敞开了外套。不只是她们的外套敞了开来：她们的脸像空贝壳一样，也打开了。从圆鼓鼓的空身体里，走出来两个年轻女子。她们苗条、面色苍白，非常漂亮，她们也有着黑色的纽扣眼睛。

新的斯宾克小姐穿着绿色的紧身衣，足蹬快长到大腿的棕色长靴。新的福塞伯小姐身穿白色的裙子，金色的长发上插着花。

考罗琳把后背紧紧地贴在椅子上。

斯宾克小姐走下舞台，唱针划过唱片，小号的声音尖厉地响着，然后噪音突然停止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她旁边座位上的小狗低声说。

福塞伯小姐从舞台一角的盒子里拿出了一把刀。“我手里是不是拿着一把匕首？”她问。

“是！”所有小狗都叫喊起来，“是匕首！”

福塞伯小姐行了一个屈膝礼，所有的狗又喝起彩来。考罗琳这次不肯鼓掌了。

斯宾克小姐回到了舞台上。她拍着大腿，所有的小狗都汪汪地叫了起来。

“现在，”斯宾克小姐说，“米里亚姆和我很荣幸地为我们剧院的观众表演一个全新的、刺激的节目。有没有人自愿上台来啊？”

考罗琳旁边的小狗用它的前爪捅了捅她。“就是你。”它用嘶哑的声音说。

考罗琳站起来，沿着木头台阶走上了舞台。

“能不能给这位年轻的志愿者一些热烈的掌声？”斯宾克小姐问。狗们发出汪汪的尖叫声，尾巴敲打在天鹅绒的座椅上。

“哦，考罗琳。”斯宾克小姐说，“你叫什么名字？”

“考罗琳。”考罗琳说。

“我们并不认识，对吧？”

考罗琳看着这位长着一双黑色纽扣眼睛的苗条年轻女人，慢慢地摇了摇头。

“听我的。”斯宾克小姐说，“站到那边去。”她把考罗琳领到舞台边上的一块木板前，把一个气球放在了考罗琳的头顶上。

斯宾克小姐走到了福塞伯小姐的身边。她用一条黑色的围巾蒙住了福塞伯小姐的纽扣眼，然后把刀放在了她的手

上。接着，她把福塞伯小姐转了三四圈，最后对准了考罗琳。考罗琳屏住了呼吸，十指紧紧地握成了拳。

福塞伯小姐把刀对着气球扔去。气球发出了响亮的爆裂声，刀扎进了考罗琳脑袋上方的木板里，在那里嗡嗡作响。考罗琳吐了一口气。

狗兴奋得要发疯了。

斯宾克小姐给了考罗琳一盒非常小的巧克力，感谢她参与了这么好的游戏。随后考罗琳回到了座位上。

“你的表现很出色。”小狗说。

“谢谢。”考罗琳说。

福塞伯小姐和斯宾克小姐开始用大木棒玩起杂耍来。考罗琳打开了那盒巧克力。那条小狗眼巴巴地望着巧克力。

“要不要吃一块？”她问那条小狗。

“好的，谢谢。”小狗低声说，“只要不是太妃糖口味的就行。我馋得都流口水了。”

“我还以为狗不能吃巧克力呢。”她说。她还记得福塞伯小姐曾对她说过的话。

“也许在你那个地方是这样。”小狗低声说，“在这儿，我们都吃巧克力。”

在黑暗中，考罗琳看不出巧克力的样子。她试探性地咬了一块，发现是椰子口味的巧克力。考罗琳不喜欢椰子。她把这块巧克力给了小狗。

“谢谢。”小狗说。

“不客气。”考罗琳说。

福塞伯小姐和斯宾克小姐还在表演节目。福塞伯小姐坐在一个梯子上，斯宾克小姐站在梯子的底层。

“用什么名字呢？”福塞伯小姐问，“我们就用另一种闻起来很香的玫瑰当名字吧。”

“你还有巧克力吗？”小狗问。

考罗琳又给了小狗一块巧克力。

“我不知道怎样告诉你我是谁。”斯宾克小姐对福塞伯小姐说。

“这一段很快就要结束了，”小狗低声说，“然后她们就要开始跳民间舞了。”

“这儿存在多久了？”考罗琳问，“这个剧院？”

“一直存在，”小狗说，“永远都存在。”

“给你，”考罗琳说，“拿着巧克力。”

“谢谢。”小狗说。考罗琳站了起来。

“一会儿见。”小狗说。

“再见。”考罗琳说。她走出了剧院，走回花园里。在阳光下，她不得不眯起了眼睛。

她的另一对爸爸妈妈并排站着，正在花园里等着她。他们面带着微笑。

“你玩得开心吗？”她的另一个妈妈说。

“很有趣。”考罗琳说。

他们三个人一起往考罗琳的另一个家走去。考罗琳的另一个妈妈，用她长长的苍白的手指抚弄着考罗琳的头发。考罗琳甩了甩头。“别碰我。”考罗琳说。

她的另一个妈妈把手拿开了。

“那么，”她的另一个爸爸说，“你喜欢这儿吗？”

“应该喜欢吧。”考罗琳说，“这儿要比在家里有趣多了。”

他们走进了屋里。

“我很高兴你喜欢这儿，”考罗琳的另一个妈妈说，“因为我们很愿意你把这儿当作自己家。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永远留在这里。”

“嗯。”考罗琳说。她把手插进了口袋，考虑着这个提议。她的手摸到了一块石头，那是真正的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在今天早些时候给她的，石头上面还有一个洞。

“要是你想留下来，”她的另一个爸爸说，“我们还得做一件小事情，好让你能够永远留在这里。”

他们走进了厨房。厨房的桌子上有一个瓷盘，上面放着一个黑色的线团，还有一根银色的长针，它们边上放着两个黑色的纽扣。

“我不想留下来。”考罗琳说。

“噢，可是我们想让你留下来。”她的另一个妈妈说，“我们想让你留下来。这不过是小事一桩。”

“不会痛的。”她的另一个爸爸说。

考罗琳知道，每当大人说不痛的时候，那就一定会痛。她摇了摇头。

她的另一个妈妈快乐地微笑着，她脑袋上的头发像海里的植物一样摆动着。“我们这都是为了你好。”她说。

她把手放在了考罗琳肩上。考罗琳后退了一步。

“我要走了。”考罗琳说。她把手伸进口袋里。她的手指紧紧地攥着那块上面有洞的石头。

她另一个妈妈的手像受到惊吓的蜘蛛一样，急忙从考罗琳的肩上缩了回去。

“你想走就走吧。”她说。

“是的。”考罗琳说。

“好吧，那我们一会儿见。”她的另一个爸爸说，“等你回来。”

“嗯。”考罗琳说。

“到那时，我们就能像一个快乐的大家庭一样待在一起了，”她的另一个妈妈说，“永远在一起。”

考罗琳后退了一步。她转过身去，急忙走进了客厅，她推开角落里的那扇门。现在这儿没有砖墙——只有黑暗，在这黑得像地下的黑暗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

考罗琳迟疑着。她转过身去。她的另一个妈妈和另一个爸爸手搀着手，正朝她走来。他们用黑色的纽扣眼睛看着她。至少她**认为**他们在看着她。她无法确定。

她的另一个妈妈腾出一只手伸出来，用一根苍白的手指温柔地召唤她。她没有血色的嘴唇动着，仿佛在说“快点回来”。然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考罗琳深深地吸了口气，走进了黑暗中，这里有奇怪的低语，还有远处传来的风的怒吼。她越来越肯定，在她身后的黑暗中有个东西：非常老和非常缓慢的东西。她的心怦怦地跳着，声音响得让她害怕心会从胸膛里蹦出来。她迎着黑暗闭上了眼睛。

终于，她撞上了什么东西，于是她睁开眼睛，吓了一跳。她撞到了她家客厅里的一把扶手椅。

在她身后敞开的门口，一堵红砖墙挡在那里。

她回到了家。

5

考罗琳用那把冰凉的黑钥匙锁好了客厅的门。

她走进厨房，爬到椅子上。她想把那串钥匙放回门框顶上。她试了四五次，才不得不接受她还不够高的事实，于是她把钥匙放在门边的橱柜台面上。

妈妈出去买东西，还没有回来。

考罗琳走到冰箱前，从底层的格子里拿出来一块剩下的冻面包。她给自己做了烤面包，并涂上了果酱和花生酱。她还喝了一杯水。

她等着她的爸爸妈妈回来。

天开始变黑的时候，考罗琳用微波炉给自己热了一个冻比萨。

然后考罗琳看起了电视。她不知道为什么大人的节目那么好看，里面的人又是跑啊又是叫的。

过了一会儿，她开始打哈欠了。然后她脱衣服、刷牙、上床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晨，她走进爸爸妈妈的房间，发现他们的床没有人睡过，他们不在这里。她吃了罐装的意大利面当早餐。

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她吃了一块巧克力和一个苹果。这个苹果已经变黄了，而且有点干瘪，不过味道很甜很好。

到了喝下午茶的时候，她下楼去见斯宾克小姐和福塞

伯小姐。她吃了三块粗面饼干，喝了一瓶酸橙汽水和一杯淡茶。这个酸橙汽水非常有意思，它的味道一点都不像酸橙，倒像是鲜绿色的化学制品。考罗琳对它喜欢得不得了，她真希望家里也有这种酸橙汽水。

“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怎么样？”斯宾克小姐问。

“不见了。”考罗琳说，“从昨天起，我就没见过他们两个。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想我们家可能已经变成只剩下一个孩子的家庭了。”

“告诉你妈妈，我们找到了‘格拉斯哥帝国’的剪报，我们告诉过她有关的情况。米里亚姆跟她说起的时候，她似乎很感兴趣。”

“她神秘地失踪了。”考罗琳说，“我爸爸也是一样。”

“宝贝儿，恐怕我们明天一天都不在家，卡罗琳。”福塞伯小姐说，“我们要去皇家坦布里奇韦尔斯，去在那儿的阿普尔的侄女家。”

她们给考罗琳看了一本相簿，上面有斯宾克小姐侄女的照片，然后考罗琳就回家了。

她打开自己的储蓄罐，然后去了超市。她买了两大瓶酸橙汽水、一个巧克力蛋糕、一袋苹果，回到家里，她把这些东西当晚饭吃掉了。

她刷过牙，走进了爸爸的办公室。她打开他的电脑，写了一个故事。

考罗琳的故事

有一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叫苹果。她很喜欢跳

舞。她跳啊跳啊，直到她的脚最终变成了香肠。

她把这个故事打印出来，关掉了电脑。然后她在纸上的这段话下面，画了一个跳舞的小女孩。

她安排自己洗了一个有很多泡泡的泡泡浴，泡泡都溢到了浴缸外面，洒得地上到处都是。她擦干身体，努力把地板擦干净，然后上床睡觉。

考罗琳半夜醒了过来。她走进了爸爸妈妈的卧室，可爸爸妈妈的床铺得好好的，而且是空的。数字钟上的绿色数字显示为凌晨3:12。

半夜里，孤身一人的考罗琳哭了起来。这公寓里空荡荡的，除了哭声没有别的声音。

她爬到了爸爸妈妈的床上，过了一会儿，她就睡着了。

冰凉的爪子拍打着考罗琳的脸，叫醒了她。她睁开眼睛。一双绿色的大眼睛注视着她。原来是那只猫。

“你好。”考罗琳说，“你怎么进来啦？”

猫什么也没说。考罗琳下了床。她穿着一件长长的T恤和一条睡裤。“你是来报信的吗？”

猫打了个哈欠，眼睛放出了绿光。

“你知不知道妈妈和爸爸在哪儿？”

猫对着她慢慢地眨了眨眼睛。

“意思是不是你知道？”

猫又眨了眨眼睛。考罗琳断定这说明它知道。“你带我去找他们好吗？”

猫盯着她，转身走到了走廊。她跟着它。它顺着走廊

走到头才停下来，那儿挂着一面大穿衣镜。以前，这面镜子一直都放在衣橱里。他们搬进来时，这面镜子就已经挂在墙上，虽然考罗琳的妈妈偶尔说起过，要用一样新的东西来替换它，但她一直都没有做。

考罗琳打开了走廊里的灯。

镜子里映出了她身后的走廊，这是意料之中的。但现在镜子里也映出了她的爸爸妈妈。他们难受地站在镜子里的走廊上。他们似乎又悲伤又孤独。就在考罗琳看着他们的时候，他们用软绵绵的手对着她慢慢挥了挥。考罗琳的爸爸用手搂着她的妈妈。

考罗琳的妈妈和爸爸在镜子里望着她。爸爸张开嘴，说了些什么，不过她根本听不到。妈妈哈了一口气，在雾气消退之前，她用食指的指尖赶紧写下了：

命妹

镜子内侧的雾气消退了，她的爸爸妈妈也消失了，现在镜子里映出来的只有走廊、考罗琳和猫。

“他们在哪儿？”考罗琳问猫。猫没有回答，不过考罗琳能想象出它的声音，干巴巴的就像冬天窗台上的死苍蝇，它说，**哦，你认为他们在哪儿呢**？

“他们回不来了，对不对？”考罗琳说，“他们想回也回不来了。”

猫对她眨了眨眼睛。考罗琳把这看作是同意的表示。

“好吧。”考罗琳说，“既然如此，我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了。”

她走进了爸爸的书房，坐在他的桌前。然后她拿起了电话，打开电话簿，拨通了当地警察局的电话。

“这里是警察局。”一个生硬的男性声音说。

“你好。”她说，“我是考罗琳·琼斯。”

“小姑娘，过了睡觉的时间，你还没有睡，对吧？”这个警察说。

“可能吧。”考罗琳说，她不想把话题岔开，“我要报案。”

“报什么案？”

“绑架案。大人被绑架了，真的。我的爸爸妈妈被偷走了，被带到我们家走廊镜子里的另一个世界。”

“那你知不知道是谁把他们偷走的？”警察问。考罗琳听出了他声音里的笑意，于是她格外努力，想使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像个大人，让他认真地对待自己。

“我想，我的另一个妈妈把他们两人抓住了。她也许想把他们关起来，把黑色的纽扣缝在他们的眼睛上，她抓住他们，也有可能是为了把我引诱到她的地盘。我不能确定。”

“唔。她可真恶毒，对吧？”他说，“嗯。你知道我建议你做什么吗，琼斯小姐？”

“不知道。”考罗琳说，“做什么？”

“让你妈妈给你弄很大一杯热巧克力，再给你一个很大的拥抱。要赶走噩梦，用热巧克力和拥抱再好不过了。要是她因为半夜被你叫醒而责备你，你就告诉她，警察就是这么说的。”他用低沉和让人安心的声音说。

考罗琳并没有感到安心。

“等我见到她的时候，”考罗琳说，“我会这样告诉她

的。”她放下了电话。

那只黑猫坐在地板上，在整个对话过程中，它一直都在理毛，现在它站起来，回到了走廊上。

考罗琳回到自己的卧室，穿上了蓝色的睡衣和拖鞋。她到水池下面找手电筒，找到了一支，不过因为放置时间太长，电池快没电了，手电筒只能发出稻草色的微光。她又把它放回去，找到了一盒应急用的白色蜡烛，然后把一根蜡烛插在烛台上。她在每个口袋里都放了一个苹果。她拿起那串钥匙，把那把黑色的旧钥匙从钥匙环上取了下来。

她走进了客厅，望着那扇门。她有种感觉，仿佛那扇门也在望着她，她知道这很傻，但再仔细想想，这有可能是真的。

她回到了自己的卧室，在牛仔裤的口袋里翻找着。她找到了那块上面有洞的石头，把它放进了睡衣口袋里。

她用火柴点燃了蜡烛，看着它噼啪作响地亮了起来，然后她拿起了那把钥匙。钥匙还是很凉。她把钥匙插进了门上的钥匙孔，但是没有转动钥匙。

“在我小时候，”考罗琳对猫说，“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还住在老房子里的时候，我们家的房子和商店之间有片荒地，爸爸会带我去那儿散步。

“那儿并不是最适合散步的地方，真的。那儿有人们丢弃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旧炊具、破盘子、没有胳膊腿的玩具娃娃、空罐子和破瓶子。妈妈和爸爸要我保证不去那里探险，因为那儿有太多尖锐的东西，还有破伤风杆菌之类的东西。

“可我总是对他们说，我想去那儿探险。所以有一天，

我爸爸穿上了棕色的大靴子，戴上了手套，我也穿上了靴子和牛仔裤，套上了毛衣，然后我们就去散步了。

“我们大概走了有二十分钟。我们走到一个山丘下面，准备到谷底的一条小溪去，就在这时，我爸爸突然对我说：‘考罗琳——快跑。往山丘上面跑。快！’他说话的样子又严厉又急促，所以我照做了。我往山丘上面跑去。在我跑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刺痛了我的手臂后面，但我还是继续往前跑。

“等我跑到山丘顶上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在我后面噔噔地往山上爬。原来是我爸爸，他像犀牛一样冲了上来。等他赶到我跟前时，他用胳膊夹着我，把我带到了山丘的边上。

“我们就停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喘气，并且朝山下的溪谷望去。

“满天都是飞舞的黄蜂。我们走路的时候，肯定踩到了烂树枝上面的黄蜂巢。就在我往山上跑的时候，我爸爸留在那里让黄蜂叮，就为了帮我争取逃跑的时间。他跑的时候，眼镜都掉了。

“我的手臂后面只被叮到了一个地方。而他被叮到了三十九个地方，浑身都是。后来洗澡的时候，我们数过。”

黑猫开始清洗起自己的脸和胡子来，它表现出越来越不耐烦的样子。考罗琳蹲下来，抚摸它的颈背部。猫站起来，走了几步，走到她够不到的地方，然后又坐下来，抬头望着她。

“于是，”考罗琳说，“那天傍晚，我爸爸又回到了荒地，把他的眼镜取了回来。他说，要是改天再去拿，他可能就不记得眼镜掉在哪儿了。

“他戴着眼镜，很快就回到了家里。他说，当时他站在那里，黄蜂叮他，刺痛了他，他并不害怕，他一直看着我跑掉。因为他知道，他必须给我足够的时间逃跑，要不然黄蜂就会来追我们两个人。”

考罗琳转动着门上的钥匙。钥匙发出了响亮的“咔”的一声。

门一下子开了。

门的另一边没有砖墙，只有黑暗。一阵冷风从走廊上吹了过来。

考罗琳站在原地，没有穿过这道门。

“他还说，他站在那里被黄蜂叮，并不是因为他勇敢。”考罗琳对猫说，“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他不害怕。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可是他再回去拿眼镜的时候，他知道黄蜂还在那儿，那时他真的害怕了。那才是勇敢。”

她迈了一步，走进了黑暗的走廊。

她闻到了灰尘、潮湿和发霉的味道。

猫在她的身边跟着她走。

“那是为什么呢？”猫问。不过它的声音听上去并不怎么感兴趣。

“因为，”她说，“在你害怕的时候，你还是要把事情完成，那才叫勇敢。”

一路上，蜡烛在墙上投下了巨大、怪异和飘忽不定的影子。她听到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行走，就在她的附近，或是在她的旁边，她无法知道。不管这是什么东西，它似乎在和她齐步前进。

“那么，这就是你回到她的世界的原因吗？”猫说，

“就因为你爸爸曾经把你从黄蜂群中救出来吗？”

“别傻了。”考罗琳说，“因为他们是我的爸爸妈妈，我才会去救他们。要是他们发现我不见了，我敢说，他们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来救我的。你知道你又开口说话了吗？”

“我是多么幸运啊，”猫说，“能跟这么有学问和聪明的伙伴一起走。”它说话时仍带着挖苦的口气，但它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刷子一样的尾巴伸向了空中。

考罗琳正要说些什么，比如**对不起**，或者**上次走的路没有这么长**之类的话的时候，蜡烛熄灭了，像是有人突然用手把它掐灭了一样。

周围响起了摸索声和轻快的脚步声，考罗琳觉得自己的心在胸膛里乱撞。她伸出了一只手……摸到了一缕缕的东西，像蜘蛛网一样黏在她的双手和脸上。

走廊尽头的灯亮了，身处黑暗的考罗琳一下子被晃花了眼。一个女人站立着，她被灯光照亮的身影就在考罗琳前面不远的地方。

“考罗琳？宝贝儿？”她问道。

“妈妈！”考罗琳说，她急切而欣慰地朝前跑去。

“宝贝儿，”那女人说，“为什么你要躲着我？”

考罗琳已经跑得收不住脚了，她感觉到另一个妈妈用冰冷的胳膊抱住了她。另一个妈妈紧紧抱住她的时候，她站在那里，身体僵硬而且抖个不停。

“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考罗琳问。

“我们就在这里。”她的另一个妈妈说，她的声音跟她真正的妈妈非常接近，考罗琳几乎分辨不出来，“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准备爱你，跟你玩，养育你，让你的生活充满

乐趣。”

考罗琳向后挣扎，另一个妈妈不情愿地放开了她。

另一个爸爸刚才一直坐在走廊里的一把椅子上，现在微笑着站了起来。“到厨房里来吧，”他说，“我给大家做了夜宵点心。你要喝点什么吗——热巧克力怎么样？”

考罗琳一直走到走廊尽头的镜子前。镜子里没有别的映象，只有一个穿着睡衣和拖鞋的小女孩，她看上去好像刚刚哭过，只不过，她的眼睛是真正的眼睛，而不是黑色的纽扣，她紧紧地抱着蜡烛已经熄灭的蜡烛台。

她看着镜子里的女孩，镜子里的女孩也看着她。

我要勇敢点，考罗琳想，不，**我本来就很勇敢**。

她把蜡烛台放在地上，然后转过身去。另一个妈妈和另一个爸爸用一种饥渴的神情看着她。

“我不需要点心。”她说，“我有一个苹果。你看。”于是她从睡衣口袋里拿出一个苹果，津津有味地咬了一口，假装很好吃的样子。

另一个爸爸显得很失望。另一个妈妈微笑着，露出了满口的牙齿，每一颗牙齿都显得有点过长。走廊上的灯光把她的黑色纽扣眼睛照得闪闪发亮。

“你们吓唬不了我，”考罗琳说，其实他们让考罗琳非常害怕，“我想让我的爸爸妈妈回来。”

这个世界的边缘似乎闪过了一道微光。

“我能对你过去的爸爸妈妈怎么样呢？如果他们离开了你，考罗琳，那肯定是因为他们对你感到厌倦了，或者是累了。不过，我永远都不会厌倦你，永远都不会抛弃你的。你和我在这里会很安全的。”另一个妈妈光亮的黑发像海洋生

物的触角一样在头上摆来摆去。

“他们才不会厌倦我呢。”考罗琳说，“你骗人。你把他们偷走了。”

“傻瓜，考罗琳，你这个傻瓜。不管他们在哪儿，他们都很好。”

考罗琳只是怒视着另一个妈妈。

“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另一个妈妈说，她用白色的长手指在镜子的表面擦了擦。镜子模糊起来，像一条龙把气哈在镜面上一样，可接着它就变得清晰起来。

镜子里面已经是白天了。考罗琳顺着走廊望去，一直能望到她家的前门。有人从外面打开了门，考罗琳的妈妈和爸爸走进了门。他们拿着手提箱。

“真是一个愉快的假期。”考罗琳爸爸说。

“没有考罗琳来打扰，真是太好了。”妈妈带着快乐的微笑说，“现在我们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出国旅行也不会有个小女儿来妨碍我们了。”

“而且，”爸爸说，“她的另一个妈妈会给她更好的照顾，我也感到很放心。”

镜子模糊和暗淡了下去，里面的映象再次变成了黑夜。

“明白了吧？”另一个妈妈说。

“不明白。”考罗琳说，“我不明白。而且我也不相信。”

她希望她刚才看到的不是真的，不过她不能肯定，尽管她语气坚定。她心里有一丝怀疑，像苹果核里的一条小虫。接着她抬起头来，望着她另一个妈妈脸上的表情：那是明显的愤怒，像夏日的闪电一样从她的脸上一闪而过。考罗琳在心里确定了，她在镜子里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假象。

考罗琳坐在沙发上，吃起了苹果。

“行啦。”她的另一个妈妈说，“别难为人了。”她走进客厅，拍了两下手。随着一阵沙沙的声音响起，一只黑老鼠出现了。它抬头盯着她。“去把钥匙给我拿来。”她说。

老鼠吱吱地叫了几声，然后穿过了那扇通往考罗琳自己家的敞开的门。

老鼠回来了，它的身后拖着一把钥匙。

“为什么你这边没有自己的钥匙？”考罗琳问。

“只有一把钥匙。只有一扇门。”另一个爸爸说。

“嘘。”另一个妈妈说，“你千万别再用这种琐碎的事情来烦我们的宝贝考罗琳了。”她把钥匙插进钥匙孔，转动了一下。锁很不灵活，但“咔”的一声锁上了。

她把钥匙放进了围裙口袋。

外面的天空已经开始发亮了，呈现出一片灰色。

“如果不吃点心的话，”另一个妈妈说，“我们就需要美美地睡上一觉。我要回去睡觉了。你也得去睡觉。”

她把长长的白手指放在另一个爸爸的肩上，和他一起走出了房间。

考罗琳走到客厅尽头的那扇门前。她用力地拉门，但发现门被紧紧地锁上了。她另外一对爸爸妈妈的卧室的门，现在也关上了。

她确实很累了，可她不想睡在这间卧室里。她不想和她的另一个妈妈睡在同一个屋檐下。

前门没有锁。考罗琳走到外面，迎着曙光，走下了石头台阶。她坐在台阶的底层。外面很冷。

有个毛茸茸的东西用柔和的讨好动作碰了碰她。考罗琳

吓了一跳，等她看清是什么东西以后，才舒了一口气。

“哦。是你呀。”她对黑猫说。

“看到了吧？”猫说，“把我认出来并不太难，对吧？哪怕没有名字。”

“但是，如果我想叫你怎么办？”

猫皱了皱鼻子，竭力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样子。“叫一只猫出来，”它自信地说，“这有点自不量力。跟叫旋风出来差不多。”

“要是到了晚饭时间怎么办？”考罗琳问，“你不想有人叫你吃饭吗？”

“当然想。”猫说，“不过你只要叫‘吃饭啦！’就行。看到了吧？用不着名字。”

“她为什么要我来？”考罗琳问猫，“她为什么要我留在这里，和她在一起？”

“我想，她想要一个可以去爱的东西。”猫说，“这样东西不是她的。她也许还想要可以吃的东西吧。像这种怪物的心思，谁也说不清楚。”

“你有什么建议？”考罗琳问。

猫看上去好像又要说挖苦的话了。随后它抖了一下胡子，说：“向她发起挑战。我不能保证她会公平竞争，不过像她这种怪物就喜欢玩游戏和接受挑战。”

“那是什么怪物啊？”考罗琳问。

可是猫没有回答，只是舒服地伸了个懒腰，走开了。接着它又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说：“如果我是你，我就进到屋子里去。睡一会儿吧，明天可不好过呢。”

然后猫就不见了。考罗琳也觉得猫的话有道理。她悄悄

地走回到安静的屋子里，经过关着的卧室门。另一个妈妈和爸爸就睡在里面……他们在干什么呢？她觉得奇怪。在睡觉呢？还是在等着什么？然后她走到了她那关着的卧室门口，要是她打开卧室的门，或许会发现里面是空的，更确切地说，那应该是一个空房间，在她打开房门之前，房间一直都是空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让人感到安心了一些。考罗琳走进了另一个自己的卧室，那个粉红色和绿色相间的房间。她关上了门，把玩具箱拖到了门前——尽管它挡不住什么人，不过她希望，要是有人去移动它，发出的声音会把她吵醒。

箱子里的玩具一直都很安静，只在她移动箱子的时候，玩具才被惊动，发出咕哝声，但随后又恢复了平静。考罗琳检查了她的床底下，找了找老鼠，可是床下面什么都没有。她脱掉睡衣和拖鞋，爬到了床上，才回想了一下猫说的**挑战**的含义，然后进入了梦乡。

6

上午十点左右，太阳照在考罗琳的脸上，把她唤醒了。

她一时产生了错觉。她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她甚至都不能完全确定自己是谁。当我们早晨醒来时，往往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在床上，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这太让人惊讶了。

有时候，她做白日梦的时候，会梦见自己去北极探险，去亚马孙雨林探险，或是去非洲探险，直到有人拍她的肩膀，或叫她的名字，把她吓了一跳，她才会从百万英里远的地方回过神来，这才想起来自己是谁，叫什么名字，发现自己原来根本就没去过那些地方。

现在，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她想起来自己是考罗琳·琼斯。是的。她在一个绿色和粉红色相间的房间里，一只大大的彩色纸蝴蝶在天花板上拍动着翅膀，它发出哗啦哗啦声，让考罗琳想起她是在哪里醒过来的。

她从床上爬下来。在白天，她决定不穿睡裤、睡衣和拖鞋了，哪怕这意味着她得穿另一个考罗琳的衣服。（有没有另一个考罗琳呢？没有，她意识到，这儿没有。这儿只有她自己。）不过，衣橱里没有平常穿的衣服，都是些化装舞会上穿的衣服，或者说（她认为）是那种她喜欢挂在自己家衣柜里的衣服：衣橱里面有一件破烂的女巫服；一件打着补丁

的稻草人衣服；一件未来战士的衣服，衣服上面有很多极小的闪闪发光的数字灯；一件紧身晚礼服，上面缀满了羽毛和亮片。最后，她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一条黑色的牛仔裤，它就像是由天鹅绒般的黑夜做成的，还找到了一件浓雾颜色的灰色套头衫，布料上有几颗小星星在隐隐约约地闪烁。

她穿上了牛仔裤和套头衫，然后又穿上了一双亮橙黄色的靴子，那是她在衣橱的底层找到的。

她从睡衣口袋里拿出了最后一个苹果，然后又从同一个口袋里拿出了那块上面有洞的石头。

她把石头放进了牛仔裤的口袋里，她的头脑似乎清醒了一点，就像从雾里走了出来。

她走进了厨房，可是里面没有人。

不过她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公寓里面有人。她沿着走廊一直走到了爸爸的工作室，发现那里面有人。

“另一个妈妈在哪儿？”她问另一个爸爸。另一个爸爸在工作室里，像爸爸一样坐在书桌前，不过他根本就没在工作，甚至连园艺手册都没在看，不像她自己的爸爸会翻翻园艺手册假装在工作。

“在外面。”他告诉她，“她在钉门。因为家里有害人精。”他似乎很高兴有人可以说话。

“你说的是老鼠吗？”

“不，老鼠是我们的朋友。那是另外一种东西。黑色的大家伙，尾巴翘得高高的。”

“你是说猫吧？”

“就是那个家伙。”另一个爸爸说。

今天他看上去不太像她真正的爸爸。他的脸模糊不清，

像开始发酵的面团，所有凹凸不平和裂缝都被抹平了。

“其实，她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不应该和你谈话。”他说，“不过你不用担心。她不常出去。我们会好好款待你的，让你连家都不想回了。”他闭上了嘴，双手叠放在膝盖上。

“那我现在做什么好呢？”考罗琳问。

另一个爸爸指了指自己的嘴唇。**一阵沉默**。

“如果你不和我说话，”考罗琳说，“我就要去探险。”

“没用的。”另一个爸爸说，“除了这儿，你没什么地方好去。这儿全都是她一手造出来的：这座房子、花园，还有房子里的人。她把这一切造出来，然后等待着。”说完他露出尴尬的表情，又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好像他刚才说得太多了。

考罗琳走出了他的书房。她走进客厅，走到那扇旧门前，她对着那扇门又拽又拉又摇。不行，门被紧紧地锁着，钥匙被另一个妈妈拿着。

她环顾了这间屋子，它显得那么熟悉，却又让人感到非常陌生。所有的一切都和她记忆中的一模一样：这里有她奶奶留下来的、散发着怪味的家具，墙上挂着一碗水果的画（包括一串葡萄、两个李子、一个桃子和一个苹果），有一张狮子脚的木头矮桌，还有一个壁炉，似乎能把房间里的热量全都吸走。

不过还有一样别的东西，一样她不记得以前见过的东西：一个玻璃球，放在壁炉架上。

她走到了壁炉前，踮着脚把它拿下来。这是一个雪景玻璃球，里面有两个小小的人。考罗琳晃了晃它，让雪花飞起

来，白色的雪花从水中落下来，闪闪发光。

她把雪景玻璃球放回到壁炉架上，继续寻找她真正的爸爸妈妈和可以出去的路。

她走出了这个公寓。她经过了那道闪烁着灯光的门，另一个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在门那面永不休止地表演着节目。她往树林走去。

在考罗琳自己的地方，一旦你穿过这片树林，就能看到草地和旧网球场。在这个地方，这片树林更大，而且你越往前走，树木就变得越粗糙、越不像树。

没走多久，这些树就变成了大概的样子，只有那么一点树的意思：下面是带有浅灰色的棕色树干，上面是带有绿斑的像树叶似的东西。

考罗琳猜测，另一个妈妈也许对树没什么兴趣，要不然就是她不想在这上面花太多心思，因为应该没有人会走这么远。

她继续走着。

走着走着就起雾了。

它不像正常的雾那样潮湿。它不冷也不热。它让考罗琳感觉她并没有走在雾里。

我是一个探险家，考罗琳心想。**我一定要找到出路，所以我要一直走下去。**

她走进了一个空白无物的世界，它像一张白纸，或是一个大而无边的空荡荡的白房间。这个世界里没有温度、没有气味、没有质地、没有味道。

这肯定不是雾，考罗琳想，虽说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有一阵子她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瞎了。不过没有，她能看见自

己，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她的脚下没有地面，只有奶白色的雾。

“你想过你在干什么吗？”一个身影在她身旁说。

过了片刻，她的眼睛才看清了它。开始，她还以为它是狮子，离她有段距离；然后她以为它是一只老鼠，就在她的附近；再后来她才知道，原来是它。

“我在探险。”考罗琳对猫说。

它身上的毛全都竖着，它的眼睛睁得又大又圆，而它的尾巴垂着，夹在两腿之间。它看上去不像是一只快乐的猫。

“坏地方。”猫说，“如果你觉得这还算是一个地方的话，我可不觉得这是个地方。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在探险。”

“这儿什么都找不到。”猫说，“这里只不过是外面，这个部分她没有用心去创造。”

“她？”

“就是那个自称是你妈妈的家伙。”猫说。

“她是谁？”考罗琳问。

猫没有回答，只是在考罗琳身边，轻轻地在雾里走着。

他们的前方开始出现了一个影子，它又高又大又黑。

“你错了！”她对猫说，“这里有东西！”

这个影子在雾里渐渐露出了原形：一座黑暗的房子从无形的白色中出现，耸立在他们面前。

“不过那是——”考罗琳说。

“那就是你刚才离开的房子，”猫承认说，“一点儿也没错。”

“也许我在雾里兜了个圈子。”考罗琳说。

猫把翘得高高的尾巴尖弯成了一个问号，把头歪向了一边。“你可能兜了个圈子，”它说，“但我肯定不会。其实，你没有兜圈子。”

“可我明明离开了，怎么会又回来了呢？”

“很简单。”猫说，“想象一下某个人环游世界的情形。你从某个地方出发，最终又回到了那里。”

“这个世界真小。”考罗琳说。

“对她来讲够大的了，”猫说，“蜘蛛网只要大到可以抓住苍蝇就行了。”

考罗琳哆嗦了一下。

“另一个爸爸说，另一个妈妈要把所有的门都钉死。”她对猫说，“不让你进来。”

“让她试试看。”猫无动于衷地说，“哦，没错。让她试试看。”现在他们站在了树丛下面，旁边就是房子。这些树看上去真实多了。“类似这样的许多出入口，就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可是，这地方不是她创造出来的吗？”考罗琳问。

“创造也好，发现也好——这有什么区别？”猫问，“不管是创造还是发现，都已经过去很久了。等一下……”它颤动了一下，一跃而起，考罗琳还没来得及眨眼睛，猫就把一只黑色的大老鼠按在了爪子下面。“我不是特别爱吃老鼠，”猫随口说，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不过这地方的老鼠都是她的间谍。她把它们当作她的耳目来使用……”说到这里，猫放走了老鼠。

老鼠刚跑了几步，猫又一跃而起，用一只利爪狠击了一下老鼠，又用另一只爪子把老鼠按住。“我最喜欢玩这一套

了，”猫高兴地说，“想不想看我再来一次？”

“不想。”考罗琳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在折磨它。”

“嗯。”猫说。它放开了老鼠。

老鼠跌跌撞撞、呆呆地走了几步，然后跑了起来。猫用爪子一挥，把老鼠打到了空中，然后用嘴接住了它。

“住手！”考罗琳说。

猫把老鼠放在它的两个前爪之间。“尽管如此，”猫叹了口气说，它的声音柔滑得像浸过油的丝绸，“有人说，猫捉弄猎物，还是有仁慈心的——毕竟，这个有趣的小点心跑来跑去的时候，可能有机会逃走。你的晚饭有机会逃走吗？”

接着，它用嘴叼着老鼠，把老鼠带进了树林里的一棵树后面。

考罗琳又走进了那座房子。

房子里静悄悄、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她踩在地毯上的脚步声似乎都很响。尘埃飘浮在太阳的光线下。

走廊的尽头就是那面镜子。她能看到自己正在朝着镜子走去，镜子里的那个她看起来要比自己勇敢。镜子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只有站在走廊上的她自己。

一只手碰到了她的肩膀，她抬头望去。另一个妈妈用大大的黑色纽扣眼睛看着她。

“考罗琳，我的宝贝儿。”她说，“既然你现在散步回来了，我想今天上午我们可以一起玩游戏。跳房子游戏怎么样？幸福家庭游戏？还是强手棋游戏？”

“镜子里面没有你。”考罗琳说。

另一个妈妈微笑着。“镜子嘛，”她说，“从来都不可信。好了，我们玩什么游戏？”

考罗琳摇了摇头。“我不想和你玩游戏。”她说，“我想回家，和我真正的爸爸妈妈在一起。我想让你放了他们，让你把我们全放走。”

另一个妈妈非常缓慢地摇了摇头。“女儿的忘恩负义，比毒蛇的牙齿更尖利。”她说，“不过，最骄傲的人也能被爱征服。”她白色的长手指在空中扭来扭去。

“我没有打算去爱你。”考罗琳说，“不管怎样，你也没法让我爱你。”

“我们来谈谈吧。”另一个妈妈说，她转身走进了起居室。考罗琳跟着她。

另一个妈妈在一个大沙发上坐下来。她从沙发边上拿起来一个购物袋，从里面拿出来一个白色的、沙沙作响的纸袋。

她把纸袋递到考罗琳面前。“要不要来一个？”她很有礼貌地问。

考罗琳估计纸袋里装的是太妃糖或者是奶油硬球糖，于是低头看了看。只见袋子里装了半袋又大又亮的蟑螂，它们争先恐后地拼命想从袋子里爬出去。

“不要。”考罗琳说，“我不想要。”

“随你的便吧。”另一个妈妈说。她仔细地从纸袋里拿出来一个特别大和特别黑的蟑螂，摘掉它的腿（她利索地把摘下来的腿丢进了沙发旁边桌子上的大玻璃烟灰缸里），噗的一声扔进了嘴里。她高兴地嚼着它。

“好吃。”她说，然后又拿了一个。

“你真恶心。”考罗琳说，“又恶心，又邪恶，又古怪。”

“你和你妈妈说话就这种态度吗？”她的另一个妈妈问，她的嘴里塞满了蟑螂。

“你不是我妈妈。”考罗琳说。

她的另一个妈妈不理会这句话。“行啦，我看你是有点兴奋过头了，考罗琳。今天下午我们可以绣绣花，或是画水彩画。然后吃晚饭，晚饭之后，如果你表现好，在上床之前你可以和老鼠玩一小会儿。我会读故事给你听，帮你掖好被子，而且吻你，跟你道晚安。”她长长的白手指轻轻地摆动着，像一只疲倦的蝴蝶，考罗琳不禁颤抖了一下。

“不。”考罗琳说。

另一个妈妈坐在沙发上。她的嘴巴抿成了一条缝，然后又嘬起了嘴唇。她又把一个蟑螂扔进了嘴里，接着又是一个，就像在吃裹着巧克力的葡萄干。她的黑色纽扣大眼睛盯着考罗琳浅褐色的眼睛。她发亮的黑头发在她的脖子上和肩膀上缠绕扭动，仿佛有考罗琳摸不着也看不见的风吹在上面一样。

她们对视了足足有一分钟。然后另一个妈妈说：“要有礼貌！”她把白色的纸袋小心地折好，以免蟑螂爬出来，然后把它放回到购物袋里。接着她站起来，站得很高、很高，她似乎比考罗琳记忆中的还要高。她把手伸进围裙口袋里，先掏出来那把黑色的门钥匙，皱着眉头看着它，然后把它扔进了购物袋，接着掏出来一把银色的小钥匙。她得意地高举着它。“在这儿哪，”她说，“这是给你准备的，考罗琳。这是为你好。因为我爱你，要教你有礼貌。毕竟，有礼貌才能让你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

她把考罗琳拽回到走廊上，走到走廊尽头的镜子前。接着她把小钥匙插进镜子里，把钥匙**转了**一下。

镜子像门一样被打开了，露出了后面黑暗的空间。“等你学得有礼貌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出来了。”另一个妈妈说，“等你准备好当个乖女儿的时候。”

她把考罗琳拎起来，推进了镜子后面黑洞洞的地方。她的下嘴唇上粘着一块蟑螂的碎片，她的黑色纽扣眼睛里没有任何表情。

接着她就紧紧地关上了镜子门，把考罗琳留在了黑暗中。

7

考罗琳就要哭出来了，但她拼命忍住了快夺眶而出的眼泪。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呼气。她伸出双手，触摸着自己被关的地方。这个地方和扫帚间一样大：它的高度够人站或坐在里面，但如果要躺下来，它的宽度和深度就不够了。

有一面墙是玻璃的，摸上去很凉。

她在这个小房间里转了一下，把能摸到的地方都摸遍了，她想找找门把手、开关或是隐藏的插销，从这里逃出去，可她什么都没找到。

一只蜘蛛急匆匆地从她手背上爬了过去，她忍着没有发出尖叫。不过，在这漆黑一片的扫帚间里，除了这只蜘蛛就只有她自己了。

接着，她的手碰到了一个东西，摸上去完全就是一个人的脸颊和嘴唇，又小又冷。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小声说：“嘘！别出声！什么都别说，那个老恶妇会听到的！”

考罗琳什么也没说。

她感觉到一只冰凉的手摸在她脸上，手指像轻轻拍动的飞蛾翅膀，在她脸上摸来摸去。

又一个迟疑的声音传来，弱得让考罗琳以为那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个声音说：“你是……你是**活人**吗？”

“是的。”考罗琳小声说。

“可怜的孩子。”第一个声音说。

“你是谁？”考罗琳低声说。

“名字、名字、名字。”另一个声音说，听起来遥远而迷茫，“名字是最先消失的东西，然后呼吸消失了，再然后心跳也停止了。我们的记忆能比我们的名字保留更久。在我的记忆里，依然有着这样一些画面：在五月的一天早上，我的家庭女教师拿着我的铁环和滚铁环的棍子，她身后阳光灿烂，郁金香在微风中摇摆。不过我忘记了那位家庭女教师的名字，也忘记了郁金香的名字。”

“我觉得郁金香没有名字，”考罗琳说，“它们就叫郁金香。”

“也许吧。”这个声音悲伤地说，“不过我总觉得这些郁金香应该都有名字。它们有红色的、橘红色相间的、橘红黄三色的，像冬夜育儿室里炉火的余烬。我记得它们。”

这个声音听上去那么悲伤，让考罗琳忍不住朝声音发出的方向伸出手去，她摸到了一只冰凉的手，于是紧紧地握住了它。

她的眼睛开始适应了黑暗。现在，考罗琳看到了，或者说是她在想象中看到了三个身影，每一个身影都像白天天空中的月亮那样，暗淡而苍白。他们都是些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孩子。那只冰凉的手紧紧地回握着她的手。“谢谢。”那个声音说。

“你是女孩吗？”考罗琳问，“还是男孩？”

那个声音停顿了一下。“我很小的时候，穿着裙子，头发又长又卷。”那声音迟疑地说，“不过你现在这样问我，我似乎记得有一天他们给了我一条裤子，又剪掉了我的头发。”

“我们没有用心去记这种事情。”第一个声音说。

“唔，也许是个男孩吧。”被她握住手的那个人继续说，“我相信我曾经是个男孩。”这个身影在镜子后面黑暗的房间里微微地闪着光。

“你们怎么啦？”考罗琳问，“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她把我们扔在了这里，”其中一个声音说，“她偷走了我们的心，她也偷走了我们的灵魂，她夺走了我们的生命，把我们扔在这里，把我们遗忘在了黑暗之中。”

“真可怜。”考罗琳说，“你们在这儿有多久了？”

“很久了。”一个声音说。

“是啊。久得时间都算不清楚了。”另一个声音说。

“我穿过洗涤室的门，”自认为是个男孩的声音说，“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客厅里。她正等着我。她对我说，她是我的另一个妈妈，我却再也见不到我真正的妈妈了。”

“快逃吧！”最早开口的那个声音说——考罗琳猜想，那是另一个女孩，“快逃吧，趁你还能呼吸，血液还能流通，心脏还能跳动。趁你还有自己的头脑和灵魂，赶快逃走吧。”

“我不能逃跑，”考罗琳说，“她抓住了我的爸爸妈妈。我要去把他们救出来。”

“是啊，可她会把你关在这里，日子变成了灰尘和落叶，岁月像滴答滴答的钟声，年复一年地流逝。”

“不。”考罗琳说，“她关不住我的。”

镜子后面的房间陷入了一片沉默。

“也许，”一个声音在黑暗中说，“你能战胜那个老恶妇，把你的妈妈爸爸找回来，也能让我们的灵魂获得自由。”

“她把你们的灵魂夺走了吗？”考罗琳震惊地问。

“是的。还把它们藏了起来。”

“这正是我们死了以后，也无法离开这里的原因。她把我们关起来，把我们吃掉，直到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剩，只有一副空壳。年轻的女主人，请帮我们找找被藏起来的灵魂吧。”

“如果我找到了你们的灵魂，你们会怎么样？”考罗琳问。

那些声音都没有说话。

“她会对我怎么样？”她说。

淡淡的身影若隐若现地搏动着。她觉得，他们不过是些残留的影像，就跟灯熄灭以后，眼睛里留下的亮光一样。

“你一点也不会觉得痛。”一个微弱的声音轻声说。

“她会夺走你的生命，夺走你的一切，夺去你最在乎的东西。除了迷雾，她什么都不会留给你。她会夺走你的欢乐。等到你醒过来的那一天，你的心和灵魂全都无影无踪。你会成为一具空壳，一缕轻烟，你不过是醒过来的一个梦，或者是被忘却的一个记忆。”

“空的。”第三个声音小声说，“空的，空的，空的，空的，空的。”

“你一定要逃走。”一个声音轻轻叹息说。

“我想我逃不掉了。”考罗琳说，“我试过逃走，可是不行。她抓住了我的爸爸妈妈。你们能告诉我怎样逃出这个屋子吗？”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早就告诉你了。”

“可怜的人。”考罗琳自言自语地说。

她坐下来，脱掉套头衫，把它卷起来，枕在头下面。

“她不会永远把我关在黑暗里的。”考罗琳说，“她是为了玩游戏才把我带到这里来。猫说过，她喜欢**游戏和挑战**。把我关在这里的黑暗中，算不上什么挑战。”她想把自己弄得舒服一点，扭来扭去地让自己的身体适应了镜子后面狭小的空间。

她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于是她一小口一小口地，用最慢的速度吃掉了最后一个苹果。吃完了苹果，她还是觉得饿。

她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于是小声说：“等她来把我带出去的时候，你们不就可以和我一起出去了吗？”

“我们倒是想出去，”他们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对她叹息着说，“可是她拿走了我们的心。现在我们只能待在黑暗和空荡的地方。光线会让我们枯萎，把我们烧掉的。”

“哦。”考罗琳说。

她闭上了眼睛，视野中变得更加黑暗。她把头靠在卷起来的套头衫上，准备睡一觉。就在她渐渐睡着的时候，她觉得有个幽灵在她的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还有一个细小的声音在她耳边说话，这个声音弱得几乎听不到，它如此虚无缥缈，让考罗琳几乎相信那是她想象出来的声音。“隔着石头看。”那个声音说。

接着她就睡着了。

8

另一个妈妈看上去比以前更健康了，她的双颊露出了一点红润，头发像热天里的蛇一样，懒洋洋地蠕动着。她的黑纽扣眼睛似乎也像刚擦过一样。

她从镜子中间挤了进来，就像是在水中而不是在固体中行走似的，她低头盯着考罗琳。然后她用那把银色的小钥匙打开了门。她一下子把考罗琳抱起来，就像考罗琳真正的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把她抱在怀里一样，把她当个婴儿似的抱着。

另一个妈妈把考罗琳抱进了厨房里，把她轻轻地放在了厨房工作台上。

考罗琳挣扎着让自己醒了过来，那种想继续被抱、得到更多爱的感觉，只出现了一瞬间。紧接着，她就反应过来自己在哪儿，跟谁在一起了。

“哦，我可爱的考罗琳。”另一个妈妈说，“我把你从小橱柜里带出来了。你需要得到一个教训，不过，我们对你的惩罚公正而仁慈；我们爱那些犯错误的人，但痛恨错误本身。现在，只要你做一个爱妈妈的好孩子，听妈妈的话，说话有礼貌，咱们绝对就能相互理解，也绝对能爱上对方。”

考罗琳把眼睛里的分泌物擦掉。

“那里面还有别的孩子。”她说，“以前的孩子，很久

很久以前的小孩。”

“有吗？”另一个妈妈说。她正在锅和冰箱之间来回忙碌着，把鸡蛋、奶酪、黄油和粉红色的生培根从冰箱里拿了出来。

“有。”考罗琳说，“那里面有。我想，你也打算把我变成他们那样，变成一具死亡的空壳。”

她的另一个妈妈温柔地微笑着。她用一只手把鸡蛋打进碗里；用另一只手轻快地搅着鸡蛋。然后她把一块黄油丢进平底锅，锅里的黄油嗞嗞作响、越变越小，然后她又切了薄薄的一片奶酪放进锅里。她把融化的黄油和奶酪放进蛋液里，又快速地搅拌起来。

“唉，你真是个大傻瓜，亲爱的。”另一个妈妈说，“我爱你，我会永远爱你的。聪明的人不会相信幽灵的话，因为幽灵都在说谎。我给你做了美味的早餐，快来闻一闻。”她把黄色的液体倒进锅里，“奶酪煎蛋饼。这是你最爱吃的。”

考罗琳都要流口水了。“我听别人说，”她说，“你喜欢玩游戏。”

另一个妈妈的黑眼睛闪烁了一下。“人人都喜欢玩游戏。”她说。

“是的。”考罗琳说。她从台子上爬了下来，坐在了桌子旁边。

培根在烤炉架上嗞嗞作响。它的味道真香啊。

“要是你能正大光明地赢了我，你不就更高兴了吗？”考罗琳问。

“有可能。”另一个妈妈说。她露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

子，但她的手指抽动着，敲个不停，还用鲜红的舌头舔了一下嘴唇。“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呢？”

“我嘛，”考罗琳说，她紧紧地抓住桌子下面的双膝，阻止它们的抖动，“如果我输了，我就留在这里，永远跟你在一起，也会让你爱我。我会当一个最最孝顺的女儿。我会吃你做的饭，玩幸福家庭游戏，而且我会让你把纽扣缝在我的眼睛上。”

她的另一个妈妈瞪着她，黑色的纽扣眼睛一眨也不眨。“听上去非常好，”她说，“可如果你没输呢？”

“那你就放了我。你把所有的人都放掉，放掉我真正的爸爸妈妈、死去的孩子，还有所有被你关在这里的人。”

另一个妈妈把培根从烤炉架上取了下来，放在盘子里。她把奶酪煎蛋饼从平底锅里移到盘子里，动作麻利地把它卷成了一个漂亮的蛋饼卷。

她把早餐盘放在考罗琳面前，又端过来一杯鲜榨的橙汁和一大杯浮着泡沫的热巧克力。

“好啊。”她说，“我喜欢玩游戏。不过你要玩哪种游戏呢？猜谜游戏？智力竞赛游戏还是技能比赛？”

“探险游戏吧。”考罗琳提议说，“找东西游戏。”

“你要在这个捉迷藏游戏中找什么东西呢，考罗琳·琼斯？”

考罗琳迟疑了一下，接着说：“我的爸爸妈妈，”考罗琳说，“还有镜子后面那些孩子的灵魂。”

听到这番话，另一个妈妈得意地微笑起来，让考罗琳对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产生了一丝怀疑。可是，现在要改变主意已经来不及了。

“就这么说定了。”另一个妈妈说，“快吃早餐吧，我的宝贝儿。别担心，它不会害你的。”

考罗琳盯着眼前的早餐，痛恨自己这么轻易地就让步了，可是她饿坏了。

“我怎么知道你说话算话？”考罗琳问。

“我发誓，”另一个妈妈说，“我用我自己妈妈的坟墓发誓。”

“她有坟墓吗？”考罗琳问。

“有啊，”另一个妈妈说，“我亲自把她放到里面去的。而且当我发现她想爬出来的时候，我又把她塞了回去。”

“用别的东西发誓吧。好让我相信你说话算话。”

“用我的右手吧。”另一个妈妈举起右手说。她的长手指慢慢地摆动着，显露出像爪子一样的指甲，“我用它来发誓。”

考罗琳耸了耸肩。“好吧，”她说，“就这么说定了。”她开始吃早餐，尽量不吃得狼吞虎咽。她没想到自己这么饿。

在她吃早餐的时候，她的另一个妈妈一直盯着她。考罗琳很难看透她纽扣眼睛里的神情，但考罗琳觉得，她的另一个妈妈看上去也很饿。

她把那杯橙汁喝掉了，尽管她很喜欢热巧克力，但已经喝不下去了。

“我该从哪里开始找？”考罗琳问。

“随你的便吧。”另一个妈妈说，就好像她根本不在乎一样。

考罗琳看了看她，然后又努力地想了想。她断定，在花园里和房子周围搜索，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们都不存在，它们都不是真的。在她另一个妈妈的世界里，没有废弃的网球场，也没有深不可测的井。只有那栋房子才是真的。

她扫了一眼厨房。她打开了炉子，朝冰箱里看了看，用手在冰箱里放沙拉的隔间里捅了捅。另一个妈妈一直跟着她转来转去，看着她，嘴角上带着得意的笑。

“灵魂到底有多大呢？”考罗琳问。

另一个妈妈在厨房的桌边坐下来，背靠着墙，什么也没说。她用涂着深红色指甲油的长指甲剔着牙齿，然后用手指在光亮的黑色纽扣表面轻轻地敲打着。

“好吧。”考罗琳说，“不说也罢。我不在乎。不管你帮不帮忙，我都无所谓。大家都知道，一个灵魂有沙滩排球那么大。”

她原以为她的另一个妈妈会说些什么，比如“胡说，它们像成熟的洋葱那么大，或者是像手提箱那么大，或者是像爷爷的钟那么大”，但另一个妈妈只是微笑着，用指甲轻轻地敲打着自己的纽扣眼睛，**啪嗒**、**啪嗒**、**啪嗒**，像从水龙头落进水槽里的水滴一样平稳和连绵不断。接着，考罗琳就发觉，这的确是水的声音，厨房里就剩她一个人了。

考罗琳发抖了。她宁愿她的另一个妈妈在场：如果她不在这里，那她就可能在任何地方。毕竟，看不到的东西更容易让人害怕。她把手伸进口袋里，手指紧紧地抓着那块有洞而让人放心的石头。她把石头从口袋里掏出来，像举着一把枪似的把它举在眼前，朝着走廊走去。

除了水滴在金属水槽里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没有别

的声音。

她朝着走廊尽头的镜子瞅了一眼。一开始，镜子雾蒙蒙的，然后镜子的表面似乎旋转起来，变得模糊和没有形状了，接着镜面消失了，镜子里只剩下一个小女孩，她手里拿着一个微微发光的东西，像一块绿色的煤。

考罗琳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大吃一惊：她手中的正是那块有洞的石头、一块难以形容的棕色卵石。然后她又朝镜子看去，只见镜子里的石头像绿宝石一样微微地闪着光。一道绿色的火焰从镜中的石头里冒了出来，朝着考罗琳的卧室飘去。

“嗯。”考罗琳说。

她走进了卧室。她一走进去，玩具就激动不安起来，好像很高兴看到她似的。有一个小坦克甚至从好几个玩具上面压过去，从玩具箱里滚出来迎接她。坦克从玩具箱里掉在地上，摔下来的时候翻倒了，像个甲虫一样仰面躺在地毯上，它的履带一直嘎嘎地转动着，考罗琳把它捡起来，帮它翻过身去。坦克尴尬地逃到了床底下。

考罗琳在房间里四处查看着。

她看过了橱柜和抽屉。接着她把玩具箱的一头拎起来，把所有的玩具都倒在了地毯上，玩具在地毯上面咕哝着，笨拙地扭来扭去，想从玩具堆里挣脱出来。一块灰色的大理石从地板上滚过，咔嗒一声撞在了墙上。她捡起来一个银色的手镯仔细查看，只见手镯上挂着小动物饰品，它们在那个环上互相追逐，狐狸永远追不上兔子，熊也永远抓不到狐狸。

考罗琳张开手，看着那块有洞的石头，希望能找到一丝线索，但什么也看不出来。原本在箱子里的大多数玩具，现

在也都爬到床底下藏了起来，只剩下少数几个玩具（一个绿色的塑料士兵、玻璃球、一个鲜粉红色的溜溜球等）。在真实世界里的玩具箱底，你总能发现这种玩具：被遗忘、被丢弃和失宠的玩具。

她刚要离开去别处看看，这时，她想起来黑暗中的那个声音，那个轻柔的耳语声，那个声音告诉过她该怎么做。她拿起那块有洞的石头，放在右眼的前面。她闭上左眼，透过石头的洞看房间。

透过这块石头，整个世界都成了灰色，没有色彩，就像一幅铅笔画。房间里的一切都是灰色的，不，不全是灰色的：地板上有个闪闪发亮的东西，那个东西的颜色跟育儿室壁炉里的余烬一样，跟五月的阳光下摇摆的橘红相间的郁金香一样。考罗琳伸出了左手，生怕自己把目光从它身上移开，它就会消失，她摸到了那个发亮的东西。

她用手指紧紧地捏住了那个光滑冰凉的东西。她把它拿起来，把有洞的石头从眼睛上拿开，低头看去。这是玩具箱底的一个玻璃球，无精打采地搁在她粉红色的手掌上。她又把那块石头放在眼睛上，从石头洞里看着这个玻璃球。玻璃球再次发亮了，闪烁着红色的火光。

一个声音在她的脑海里轻声说：“没错，小姐，我想起来了，我肯定是个男孩，我真的想起来了。哦，不过你得抓紧点。还有两个灵魂要找，但因为你找到了我，那个老恶妇已经发火了。”

考罗琳心想，**如果我要做这件事，我就要穿着自己的衣服去做**。她换上了自己的睡裤、睡衣和拖鞋，把灰色的套头衫和黑色的牛仔裤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床上，又把橙黄色

的靴子放在玩具箱旁边的地上。

她把玻璃球放进睡衣的口袋里，走出卧室，来到了走廊上。

她的脸和双手感到一阵刺痛，就像狂风卷起海滩上的沙子打在她身上一样。她捂住了眼睛，奋力往前走。

刺痛的感觉越来越厉害了，行走也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她仿佛走在狂风大作的天气里。风不仅猛烈，而且寒冷。

她倒退了一步。

“继续走啊。”一个幽灵般的声音在她耳边低语，“这是因为老恶妇发火了。”

她在走廊上向前迈了一步，又一阵狂风袭来，风中看不见的沙子扎在她的脸颊上，像针和玻璃一样尖锐。

“要公平竞争。”考罗琳对着风大吼道。

没有人回答，只有一阵风恼羞成怒地对着她猛吹过来，然后渐渐地减弱了，最后停息下来。当考罗琳经过厨房的时候，在突如其来的安静中，她听到了漏水的水龙头的滴水声，也有可能是另一个妈妈的长指甲不耐烦地敲打桌面的声音。考罗琳抵抗住了想看一眼的欲望。

她走了几大步，来到前门，然后走到了门外。

考罗琳走下楼梯，走到另一个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的公寓。门周围的那些灯还在忽明忽暗、没有规律地闪烁着，拼写出来的字也都是考罗琳不认识的。门关着。她担心门被锁上，于是用全身的力气去推门。一开始门被卡住了，接着门突然开了，考罗琳猛地跌进了门里面的黑暗中。

考罗琳的一只手紧紧握着那块有洞的石头，朝前面的黑暗中走去。她原以为她会找到挂着门帘的前厅，但这里什么

都没有。房间里很黑。剧院里空荡荡的。她谨慎地向前移动着。有什么东西在她头顶沙沙作响。她抬头朝更黑的黑暗中望去，就在她往上看时，她的脚碰到了一样东西。她弯下腰去，捡起一个手电筒，打开开关，在屋子里照来照去。

剧院里破败不堪，已经荒废了。损坏的椅子散落在地上，落满了灰尘的陈年蜘蛛网挂在墙上、破木头上和腐烂的天鹅绒幕布上。

有什么东西又沙沙地响了起来。考罗琳把手电筒往天花板上照去。那儿是有些东西，软软的、光溜溜的东西。她想，它们过去可能有脸，甚至可能是狗；不过没有哪个狗像蝙蝠那样长着翅膀，又可以像蜘蛛那样挂着，而且是像蝙蝠那样倒挂着。

灯光惊扰了这些怪物，其中一个飞了起来，它的翅膀在灰尘中嗖嗖地拍打着。它朝考罗琳飞过来的时候，她赶紧躲开了。它飞到远处的墙上停下来，开始倒挂着爬行，爬回到天花板上狗蝙蝠的巢里去了。

考罗琳把那块石头放在眼前，从石头洞里扫视着房间，寻找发光发亮的东西，寻找藏在这个房间里的另一个灵魂的迹象。她一边把手电筒在房间里照来照去，一边搜查。空气中厚厚的灰尘似乎连手电筒的灯光也无法穿透。

破烂的舞台后面的墙上有个东西。它是灰白色的，比考罗琳大两倍，它像个鼻涕虫似的粘在后面的墙上。考罗琳深深地吸了口气。“我不害怕，”她自言自语说，“我不怕。”尽管她很害怕，但还是用手指抠住腐烂的木头，爬到了破旧的舞台上。

她靠近墙上的东西时，才看到那是某种囊，像一个蜘蛛

的卵鞘。它在灯光下面抽动着。这个囊里面有个东西，看上去很像人，不过是一个两个头的人，胳膊和腿的数量也比正常人多出来一倍。

囊里的怪物好像还没有成形，还没有做好，样子非常吓人，像是把两个橡皮泥人加热了以后又卷在一起，再捏成了一个东西。

考罗琳迟疑着。她不想靠近那个东西。狗蝙蝠一个接一个地从屋顶上掉下来，开始绕着房间飞，离她很近，但决不碰到她。

她心想，**也许灵魂没有藏在这里面，也许我可以离开，去别的地方找**。她从石头的洞里看了最后一眼：废弃的剧院还是一片铅灰色，不过现在有个棕色的发光物，像上过光的樱桃木一样，颜色又深又亮，这个光是从囊里面发出来的。无论那发光的是什么东西，它都被墙上的那个东西的一只手握着。

考罗琳慢慢地穿过潮湿的舞台，尽量不弄出声响来，她担心要是惊动了囊里面的东西，它就会睁开眼睛，看到她，那么……

一想到那东西在看她，她就感到害怕，没有什么能比它更可怕了。她的心脏在胸膛里剧烈地跳动着。她又往前迈了一步。

她从没这么害怕过，不过她还是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了囊跟前。接着，她把手伸进了墙上那个黏糊糊的白色东西里。她把手伸进去的时候，那东西像细小的火苗一样，发出轻微的噼啪声，它像蜘蛛网，又像白色的棉花糖，粘在她的皮肤和衣服上。她把手伸进去，一直往上伸，摸到了那只冰

冷的手，那只手紧紧地握着另一个玻璃球。这个怪物的皮肤摸上去滑溜溜的，像是抹了一层果冻。考罗琳用力去扯那个玻璃球。

一开始，玻璃球一动也不动。它被那个怪物紧紧地攥着。接着，那怪物的手指一个接一个地松开了，玻璃球滑到了她的手里。她把胳膊从黏糊糊的网里抽出来，庆幸那个怪物的眼睛没有睁开。她用手电筒去照怪物的脸，觉得它们跟年轻的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的脸很相像，只不过被挤压和扭曲在了一起，像两块熔化在一起的蜡，融合成了一个恐怖的东西。

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怪物的一只手突然伸过来，要抓考罗琳的胳膊。它的指甲刮到了她的皮肤，不过怪物的手很滑，很难抓住她，所以考罗琳成功地逃脱了。这时，怪物的眼睛睁开了，四只闪闪发光的黑色纽扣眼睛朝下瞪着她，考罗琳从没听到过的两个声音开始说话了。其中一个声音又是号啕又是低语，另一个声音像玻璃窗上肥大而愤怒的绿头苍蝇，嗡嗡地直叫。不过这两个声音都异口同声地说：“小偷！还给我！站住！小偷！”

空中的狗蝙蝠骚动起来。考罗琳开始往后退。这时她才发现，曾经是另一个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的东西，虽然很可怕，但是它被网粘在了墙上，被茧裹住了。它没法来追她。

狗蝙蝠围着她飞来飞去，不过它们没做什么伤害考罗琳的事。她从舞台上爬下来，用手电筒照着破旧的剧院，寻找出口。

“快逃，小姐。”一个女孩的声音在她的脑子里连哭带

喊，“快逃啊。你已经拿到我们俩的灵魂了。趁你的血还在流淌，快逃出这个地方。”

考罗琳把那个玻璃球放进口袋里，跟另一个玻璃球放在一起。她看到了门，马上朝它跑去，用力把门拉开。

9

外面的世界已经模糊了，没有形状也没有阴影的雾在翻滚，而房子也似乎变得歪歪扭扭的。在考罗琳看来，房子好像蹲着，低头瞪着她，仿佛它不是真正的房子，而是个房子的概念，能想出这种房子的人，一定不是好人。她的胳膊上粘着黏糊糊的网，她使劲地把它擦掉。房子的灰色窗户也歪得不成样子。

另一个妈妈抱着胳膊，站在草地上等她。她的黑色纽扣眼睛里没有任何表情，但她的嘴唇紧紧地抿着，显得很生气。

她一看到考罗琳，就伸出一只又长又白的手，弯了弯一个手指，招呼着考罗琳。考罗琳朝她走了过去。另一个妈妈什么也没说。

“我找到两个了，”考罗琳说，“还有一个灵魂没找到。”

另一个妈妈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她也许没有听到考罗琳说的话。

“嗯，我还以为你想知道呢。”考罗琳说。

“谢谢你，考罗琳。”另一个妈妈冷冰冰地说，她的声音不只是从她嘴里发出来，还从雾里、从房子里、从天空中发出来。她说：“你知道我爱你。”

于是，尽管不情愿，考罗琳还是点了点头。这是事实：

另一个妈妈是爱她的。不过她爱考罗琳就像守财奴爱钱，或者是像龙爱它的金子一样。考罗琳知道，在另一个妈妈的纽扣眼里，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被占有的物品。一个让人忍无可忍的宠物，不能逗她开心。

“我不要你的爱。”考罗琳说，“我不要你的任何东西。”

“连帮你一把都不要吗？”另一个妈妈问，“毕竟，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想你也许想要一点点提示，帮助你把剩下的宝藏找到。”

“我自己能完成。”考罗琳说。

“是的。”另一个妈妈说，“不过，要是你想从前面进入那个公寓——那个空公寓——去看一看的话，你会发现门锁了，那你打算从哪儿进去呢？”

“哦。”考罗琳思索了一下，然后她说，“钥匙呢？”

在这个失去光泽的世界里，另一个妈妈站在纸灰色的雾里。她的黑发在头上摆来摆去，好像那些头发有自己的主张和目的似的。她突然在喉咙里咳嗽了一声，然后张开了嘴。

另一个妈妈伸出手，从她的舌头上拿下来一个小小的、前门的铜钥匙。

“给你。”她说，“你得用这把钥匙才能进去。”

她随手把钥匙朝考罗琳扔了过来，考罗琳用一只手接住了它，都没来得及考虑她想要还是不想要。这把钥匙还有点湿。

一阵冷风朝她们吹来，考罗琳打了个寒战，把脸别了过去。等她把脸转过来的时候，周围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她迟疑地走到房子前，站在空的公寓门口。这扇门跟所

有的门一样，都被漆成了鲜绿色。

“她对你不怀好意，”一个幽灵般的声音在她耳边轻声说，“我们不相信她会帮助你。这肯定是个骗局。”

考罗琳说：“是的，你说得对，我猜到了。”然后她把钥匙插进门锁里，转动了一下。

门静静地开了，于是考罗琳静静地走了进去。

这个公寓的墙是陈旧的奶白色。木头地板上没有铺地毯，上面都是灰尘和曾经铺过地毯的印子。

房间里没有家具，只有原来摆放家具的痕迹。墙面上没有任何装饰，只有一些褪色的长方形，表明那儿曾经挂过画或照片。这里太安静了，考罗琳仿佛能听到尘埃在空气中飘动的声音。

她开始担心起来，怕有什么东西跳到她面前来，于是她开始吹口哨。她想，如果她一直吹着口哨，也许就能阻止什么东西跳出来。

她最先走过空无一人的厨房，然后又走过空无一人的浴室，浴室里只有一个铸铁的浴缸，浴缸里有一只小猫那么大的死蜘蛛。至于她看到的最后一间屋子，她猜想它曾经是个卧室；她能想象出地板上那个长方形的灰印子上，曾经摆过一张床。接着她看到了一样东西，于是露出了坚定的微笑。地板上有一个大大的金属环。考罗琳跪下来，用手握住金属环，用力往上拉。

一块坚实沉重、带有铰链的方形地板被缓缓地抬了起来：这是一个活板门。门被拉开以后，只能看到下面是一片黑暗。她把手伸下去，摸到了一个冰凉的开关。她按下了开关，对开关的效果不抱太大希望，不过在下面的某处，一个

灯泡亮了，一道微弱的黄光从地板上的洞口透了过来。她看到有段楼梯通下去，除此之外看不到别的东西了。

考罗琳把手伸进口袋里，把那块有洞的石头拿了出来。她透过石头洞看着这个地窖，但什么也没看到。她把石头放回了口袋里。

洞口冒出来一股湿土的味道，还有别的味道，一种类似醋的刺鼻的酸味。

考罗琳从洞口走了下去，一直紧张地看着那个活板门。这个门太重了，要是它掉下来，她肯定就会被永远地关在黑暗中了。她伸出一只手，碰了它一下，确认它还是在原来的位置上。于是她又转身面朝着下面的黑暗，沿着楼梯走了下去。楼梯底层的墙边安着另一个电灯开关，它是金属的，不过已经生锈了。她按下开关，只见低矮的屋顶上垂挂下来一根电线，电线上裸露的灯泡被点亮了。它发出的光，让考罗琳无法看清画在这个冒牌地窖墙上的东西。那些画似乎很粗糙。她能看出来画了眼睛，还有类似葡萄的东西。底下还画了些别的东西。考罗琳无法确定那些画是不是人像。

屋子一角有一堆垃圾：一些装满了发霉纸张的纸板箱，旁边还有一堆腐烂的幕布。

考罗琳穿着拖鞋，嘎吱嘎吱地从水泥地上走了过去。现在，那股难闻的味道变得更难闻了。她正要转身离开这里的时候，看到有只脚从那堆幕布下面伸了出来。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酸葡萄酒和面包发霉的味道直冲她的脑门），扒开潮湿的布，只见一个和人形状差不多的东西露了出来。

在昏暗的灯光下，她花了几秒钟的时间才认出那是什么

东西：那东西像条蛆虫一样苍白肿胀，还有细细的、像棍子一样的胳膊和腿。它那松软和肿胀的脸上几乎看不出五官。

这个东西上缝着两个黑色的大纽扣，那里本该长着眼睛。

考罗琳发出了一点声音，她又厌恶又害怕。那个东西像是听到了她的声音，醒了过来，开始坐起来。考罗琳站在那里，吓呆了。这个东西把头转过来，直到它的两只黑色纽扣眼睛对准了她。一张嘴在看不见嘴的脸上张开了，一缕缕白色的东西粘在它的嘴唇上，它发出的声音再也不像爸爸了，它轻声说："考罗琳。"

"噢。"考罗琳对那个曾经是她另一个爸爸的东西说，"还好你没跳到我跟前来。"

这个怪物把细树枝一样的手伸到脸上，把白色的黏土捏来捏去，捏出了一个类似鼻子的东西。它什么都没说。

"我在找我的爸爸妈妈，"考罗琳说，"还有别的孩子被偷走的灵魂。他们在这下面吗？"

"这下面什么都没有。"这个苍白的东西含糊不清地说，"这里只有灰尘、湿气和遗忘。"这个东西全身苍白、巨大肿胀。考罗琳想，**它真是个怪物，但又很可怜**。她把那块有洞的石头举在眼前，从洞里看去。什么都没有。这个苍白的怪物说的是实话。

"可怜的东西。"她说，"我敢说是她把你关到下面来的，作为你向我泄密的惩罚。"

这个东西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考罗琳简直无法想象，这个蛆虫一样的东西曾经像她的爸爸。

"对不起。"她说。

"她很不开心，"那个曾经是她另一个爸爸的东西说，

“一点也不开心。你已经让她心情很不好了。只要她不开心，她就拿别人出气。她就是这样。”

考罗琳在那个没有头发的头上拍了拍。它的皮肤很黏，像热乎乎的面团。“可怜的东西，”她说，“她把你造出来，又把你扔掉了。”

这个东西用力地点了点头。它点头的时候，左边的纽扣眼睛掉了下来，哐当一声落在了水泥地面上。那个东西用一只眼睛茫然地看着四周，就像它看不到她一样。终于，它看到了她，它像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再次把嘴张开，用没精打采但急促的声音说：“快逃啊，孩子。离开这个地方。她想让我伤害你，把你永远留在这里，让你再也无法结束游戏，这样她就会赢。她使劲地逼我去伤害你。我无法抗拒她。”

“你可以的。”考罗琳说，“勇敢点。”

她看了一下四周：那个曾经是爸爸的东西，挡在了她和可以离开这个地窖的楼梯之间。她开始沿着墙边朝楼梯跑去。那个东西像没有骨头似的扭动着，直到它的一只眼睛又对准了她。它似乎变得越来越大了，现在，它变得更加精神了。“哎呀，”它说，“我办不到。”

接着，它穿过地窖朝她扑过来，它没有牙齿的嘴大张着。

考罗琳瞬间做出了反应。她只想到了两件可以做的事。她要么尖叫着想办法逃走，在这个灯光昏暗的地窖里，被这个蛆虫一样的大家伙追着跑，直到它抓住她；要么做另外一件事。

于是她做了另外一件事。

就在那个东西扑到她跟前时，考罗琳伸出一只手，紧

紧地抓住了那个东西残留的纽扣眼睛，用尽全力把它拽了下来。

一开始纽扣动也不动，接着，纽扣脱落了，从她的手里飞了出去，咔嗒一声砸在墙上，然后掉在了地窖的地上。

这个东西原地愣住了。它茫然地仰起了苍白的头，嘴巴可怕地大张着，它发出了愤怒且沮丧的吼叫。接着，那东西急速地朝考罗琳站过的地方扑了过去。

不过，考罗琳已经不站在原来的那个地方了。她踮着脚，尽量不发出声音地朝着楼梯走去，楼梯能带她走出墙上画着画的潮湿地窖。即使是从那个不停扭动的苍白的东西身边走过时，她的目光也紧紧盯着脚下的地面。接着，这个怪物像突然得到了指令似的，停止了移动，它那瞎掉眼睛的脑袋歪向了一边。

它在听我的声音呢，考罗琳心想。**我必须格外安静才行**。她又上了一个台阶，可她的脚在台阶上滑了一下，那个东西听到了她的声音。

它的脑袋朝她的方向偏了过来。它摇摆了片刻，似乎在集中精力。接着，它快得像蛇一样，朝着台阶滑过来，开始往楼梯上爬，朝她追过来。考罗琳转身就跑，拼命地跑上最后六个台阶，然后从洞口爬到了布满灰尘的卧室里。她没有停顿片刻，把沉重的活板门拉起来，然后松开了手。门“砰”的一声落下去，正好砸在了下面的大家伙身上。活板门在地上晃动着嘎吱作响，但门还是牢牢地关着。

考罗琳深深地吸了口气。如果这个公寓里有任何家具，哪怕是一把椅子，她都会把它拖过来，放在活板门上，不过这里什么都没有。

她赶紧走出这个公寓，但一直没有跑，她锁上了前门。她把门钥匙留在了门口的垫子下面，然后朝下面的车道走去。

她估计，她的另一个妈妈多半会站在那里，等着考罗琳走出来。但整个世界都寂静无声，空无一人。

考罗琳想回家了。

她紧紧地环抱着自己，对自己说她很勇敢，她几乎要相信自己了，然后她绕到房子的一边，在并没有雾的灰色的雾里，朝楼梯走去，然后走了上去。

10

考罗琳从房子外面的楼梯走了上去。这儿的楼梯通向房子的顶层公寓，在她自己的世界里，那儿住着一个疯老头。她曾经和她自己真正的妈妈上去过一次，当时妈妈是为慈善事业募捐才去的。她们站在敞开的门口，等着留大胡子的疯老头找考罗琳妈妈忘在那里的信封，这个公寓里有一股食物和烟草的怪味道，还有一股很怪、很刺鼻的、考罗琳说不上来的干酪的味道。她都不愿意往里面多走一步。

“我是一个探险家。”考罗琳大声说，但是她的话飘进雾蒙蒙的空气里，显得沉闷和没有生气。她已经从地窖里逃出来了，难道不是吗?

她是逃出来了。不过，如果考罗琳能确定这个公寓里有东西的话，那这个东西将更加可怕。

她走上了房子的最顶层。最顶层的公寓曾经是阁楼，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她敲了敲漆成绿色的门。门一下子就开了，她走了进去。

我们有眼睛我们有神经，
我们有尾巴我们有牙齿，
等到我们从下面冒出来，
你会得到你应得的东西。

好几十个细细的声音轻声说。屋子里很黑，屋顶也很低，考罗琳差不多一伸手就能碰到。

一双双红眼睛盯着她。她一靠近，那些粉红色的小脚就急速挪走了。一个个黑色的影子钻进了各种东西的阴影里。

这里的味道比楼上那个真正的疯老头公寓里的味道还要难闻。那里是食物的味道（考罗琳想起来那让人讨厌的食物味，她大概知道，那是她不喜欢的香料味、草药味，或是稀奇古怪的东西的味道），而这里的味道，就像是这个世界里所有稀奇古怪的食物都被扔在这里、腐烂变质后散发出的味道。

“小姑娘。”远处的房间里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哎。”考罗琳说。**我不害怕**，她心里说，因为她想过，她知道她说的是事实。这里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这些东西——就连地窖里的东西——都是假象，这些东西都是另一个妈妈按照走廊另一头的真人真物仿造出来的。考罗琳断定，她没有办法制造出任何真的东西来。她只能参照已经存在的东西，扭曲、复制和变形。

接着考罗琳就问起自己来，为什么另一个妈妈在客厅的壁炉架上放了一个雪景玻璃球？在考罗琳的世界里，壁炉架上是空的。

这么一问，她就发觉，其实她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这时，那个沙哑的声音再次传来，她的思路被打断了。

“过来，小姑娘。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小姑娘。”这个沙哑的声音听上去又干涩又刺耳。它让考罗琳想到巨大的死昆虫。她知道这个想法很蠢。一个死掉的东西，尤其是一只死掉的昆虫，怎么会发出声音呢？

她接连穿过了几个低矮、斜顶的房间，一直走到最后一个房间。这是一间卧室，楼上的另一个疯老头坐在房间的最深处，那里几乎是一片黑暗。他穿着外套，戴着帽子。考罗琳一走进房间，他就开口说话了。“什么都没有变，小姑娘。”他说，他的声音听上去就像干树叶扫过路面时发出的声音，“如果你做了你发誓要做的所有事情，那又怎么样？什么都没有改变。你还是要回家。你还是会觉得无聊。你还是被人忽视。没人听你说话，没人真正听你说话。对他们来说，你太聪明太安静了，他们理解不了你。他们甚至连你的名字都说错了。”

“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吧。”房间最深处的那个身影说，“我们会听你说话，跟你玩，和你一起笑。你的另一个妈妈会为你建造一个完整的世界，让你去探险，每天晚上等你探完险了，再把它拆毁。你会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快乐。还记得那个玩具箱吗？有人为你建造一个那样的世界，该有多好啊？”

“那会不会每天都是灰蒙蒙的潮湿天气？在那样的天气里，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没什么东西可读，没什么东西可看，没什么地方可去，这里会一直是这种天气吗？”考罗琳问。

那个老头在阴影里说：“绝对不会。”

“会不会有很难吃的饭，按自创食谱做的食物，里面有大蒜、龙蒿和蚕豆？”考罗琳问。

“每一顿饭都会是美食。”那个声音从老头的帽子下面小声传来，“你吃到的每一口都会让你高兴。”

“我能不能戴日辉牌的绿手套，穿青蛙形状的黄色长筒

胶靴？”考罗琳问。

“青蛙、鸭子、犀牛、章鱼，随便你要什么都可以。每天早晨，我们都会为你建造一个新的世界。只要你留下来，你就能要什么有什么。”

考罗琳叹了口气。“你真的不懂，对不对？”她说，“我不愿意要什么就有什么。没人愿意。真的没人愿意。如果我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那还有什么乐趣呢？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就没意思了。得到了又怎样呢？”

“我不懂。”那个沙哑的声音说。

“你当然不懂。”她说着，把有洞的石头举到眼前，“你不过是一个差劲的复制品，是她按照楼上的疯老头制造出来的。”

“并非如此。”那个死气沉沉的沙哑声音说。在那个男人的外套里，靠近胸口的地方发出了亮光。从石头洞里看过去，它一闪一闪地发出了像星星一样的蓝白色光。她希望自己有根棍子之类的东西，好去捅捅他。她不想走到房间最深处的那个身影模糊的男人跟前去。

考罗琳朝那个人走近了一步，他就一下子散架了。二三十只黑色的老鼠从袖子里、外套和帽子下面跳出来，红红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它们吱吱叫着四处逃窜。那件外套摆动着，重重地落在了地上。帽子滚到了房间的一角。

考罗琳伸出一只手，拉开了那件外套。它是空的，虽说摸上去很油腻。最后一个玻璃球不在这里面。她眯着眼睛，从石头洞里扫视着房间，她看到门口的地面上有个像闪烁的星星一样的东西。那只最大的黑老鼠用前爪拿着它。她一看它，它就溜走了。

别的老鼠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看着她去追它。

当然，老鼠可以跑得比人快，尤其是在短距离内。不过这只用两个前爪抱着玻璃球的黑色大老鼠，无法和这个果敢的女孩（即使她显得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小）赛跑。小一点的黑老鼠在她经过的路上来回跑，想干扰她，但她完全不理会它们，而是将目光紧紧地盯在玻璃球上。黑色大老鼠离开了这个公寓，朝着前门跑去。

考罗琳追着老鼠跑到了房子外面的楼梯上。

考罗琳还抽空看了看房子，发现房子一直在变，变得更加模糊，也更加扁平了，在她冲下楼梯的时候，房子甚至一直在变。现在，考罗琳觉得这是一张房子的照片，而不是真正的房子。随后她就匆忙地跑下楼梯，去追赶那只老鼠，她的脑子里装不下别的事情了，她一定要追上大老鼠。她跑得很快，等她跑到一段楼梯的底层时，她发觉跑得太快了，脚下一滑，扭了一下，然后摔倒在了水泥平台上。

她的左膝盖擦破了皮，一只手掌也擦破了皮，伤口里还揉进了沙子。她知道，现在还不算太痛，很快她就会痛得要命的。她迅速把手掌上的沙子捡掉，从地上爬起来，她知道她已经追不上老鼠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她赶紧跑到楼下。

她四处张望着寻找老鼠，但它已经带着玻璃球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她手上的伤口开始痛起来，膝盖上也流出了血，流到了撕破的睡裤上。夏天，考罗琳的妈妈教她骑自行车，拆掉了车上的辅助轮子，那时她也摔得很厉害，跟现在一样；不过那时候，在以前的时候，她虽然伤痕累累（她的膝盖总是旧

伤未好又添新伤），却很有成就感。她学到了东西，学会了以前不会做的事情。现在她只感到了冷酷的失败。她救不了幽灵孩子们。她救不了爸爸妈妈。她救不了自己，什么都救不了。

她闭上眼睛，希望这个世界把她吞没。

她听到了一声咳嗽。

她睁开眼睛，看到了那只老鼠。它就躺在楼梯底下的砖路上，脸上带着吃惊的表情，不过，现在它已经身首异处了。它的胡子直挺挺的，眼睛大睁着，露出了又黄又尖的牙齿。它的脖子上有一圈发亮的新鲜血迹。

在这只丢掉性命的老鼠旁边，脸上带着得意表情的正是那只黑猫。它把一只爪子搁在了灰色的玻璃球上。

“我曾经说过，”猫说，“我不是特别喜欢老鼠。你好像需要这个东西，希望你不要介意我的参与。”

“我觉得，”考罗琳气喘吁吁地说，“我觉得你好像……说过……类似的话。”

猫抬起了放在玻璃球上的爪子，玻璃球朝考罗琳滚了过来。她把它捡了起来。在她的脑海里，还剩下最后一个声音，它急切地小声对她说话了。

“她在骗你。她决不会放过你的，她现在已经抓住你了。她不会放过我们任何人，就像她本性难改一样。”考罗琳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她知道这女孩说的是实话。她把玻璃球放进睡衣口袋里，和其他的玻璃球放在一起。

现在，她找齐了三个玻璃球。

她现在要做的是找到她的爸爸妈妈。

然后，考罗琳吃惊地意识到，这个行动其实很简单。她

完全知道她的爸爸妈妈在哪儿。如果她能停下来想一想，她也许早就知道他们在哪儿了。另一个妈妈无法创造新东西。她只能把原来的东西变形、扭曲和改变。

家里客厅的壁炉架上是空的。明白了这一点，她也就明白了别的事情。

“另一个妈妈，她不打算遵守诺言。她不会放我们走的。”考罗琳说。

“我认为这很有可能。”猫承认道，“就像我说的，你没法保证她会公平竞争。”说到这里它抬起了头说：“喂……你看到了吗？”

“什么？”

“看你后面。”猫说。

房子变得更加扁平了。它看上去不再像照片，而是更像一幅画，一幅粗糙的炭笔画，仿佛房子被草草地画在了灰色的纸上。

“不管怎样，”考罗琳说，“感谢你帮我抓住了老鼠。我估计我快要成功了，对吧？所以，要是你往雾里走，反正不管你去哪儿，嗯，我希望我能在家里见到你。只要她肯放我回家。”

猫身上的毛竖了起来，尾巴像扫烟囱的刷子一样竖立着。

“怎么啦？”考罗琳问。

“它们不见了。”猫说，“它们再也没有了。进出的通道都不见了。全都变平了。”

“糟了吧？”

猫垂下尾巴，愤怒地把它甩来甩去，喉咙深处发出了低沉的吼叫。它走了一圈，然后转过脸去，背对着考罗琳，

开始倒退着走，一步一步僵硬地走着，直到它碰到考罗琳的腿。她蹲下来，用一只手抚摸它，感觉到它的心跳动得很剧烈。它浑身发抖，就像暴风雨中的一片树叶一样。

“你不会有事的。”考罗琳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会带你回家。”

猫什么也没说。

“走吧，猫。”考罗琳说。她往回朝楼梯走了一步，可是猫还待在原地，一副可怜的样子，身体也奇怪地显得小了。

“如果她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考罗琳说，“那我们就要去找她。”她走回猫的身边，蹲下来，把它抱起来。猫没有抵抗。它只是抖个不停。她用一只手托住猫的屁股，把它的两条前腿放在她的肩上。猫很重，但不是重得抱不动。它舔了舔她的手掌，上面擦破的地方还在流血。

考罗琳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梯，想要回到她自己的公寓。她感觉到玻璃球在她的口袋里碰来碰去，感觉到口袋里放着那块有洞的石头，感觉到猫趴在她的身上。

她走到了前门，它现在不过是一个小孩子乱涂乱画的门。她伸出一只手去推门，原以为会把门撕破，露出门后面的一片黑暗和零散的星星。

但是门开了，考罗琳走了进去。

11

一走进她的公寓，更确切地说，走进另一个她的公寓里，考罗琳就很高兴地看到，这里不像房子的其他地方，已经变成了空虚的画。这个公寓有深度、有阴影，而且有个什么人站在阴影里，等待着考罗琳的归来。

“哦，你回来了。”另一个妈妈说，她的声音听上去不太高兴，“你还带回来一个害人精。”

“不对。”考罗琳说，“我带来了一个朋友。”她能感觉到猫在她的手里变得很紧张，好像急着要去别处似的。为了安慰它，考罗琳想把它当作玩具熊一样紧紧地抱着，但她知道，猫不愿意被抱得太紧，她担心猫受到惊吓，任何刺激都有可能让它咬人或是抓人，哪怕它站在你这一边。

“你知道我爱你。”另一个妈妈淡淡地说。

“你爱我的方式太古怪了。”考罗琳说。她走到走廊里，然后转身进了客厅，一步一步稳稳地走着，假装没有感觉到另一个妈妈没有表情的目光在背后盯着她。她奶奶那套整齐的家具还在客厅里，墙上的奇怪水果画也还在（不过现在画上的水果已经被吃掉了，留在碗里的只有棕色的苹果核、几个李子核和桃子核，还有原来那一串葡萄的茎）。那张狮子脚的桌子，用它爪子样的木头腿耙着地毯，像是对什么事情很不耐烦似的。在房间尽头的角落里，立着一扇木头

门，在另一个世界里，那儿通往一堵红砖墙。考罗琳努力不去看它。窗户上只有雾，什么都看不到。

考罗琳知道，时候到了。弄清真相的时刻到了，揭开谜底的时刻到了。

另一个妈妈跟着她走了进来。现在她就站在房间的角落里，站在考罗琳和壁炉架之间，低头用黑色的纽扣眼睛看着考罗琳。考罗琳想，真是滑稽。另一个妈妈看上去跟自己的妈妈根本就不像。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上当，以为她跟自己的妈妈一样。另一个妈妈很高大，她的头快要碰到屋顶了，而且她的皮肤很苍白，跟蜘蛛肚皮的颜色一样。她的头发在她头上蠕动和盘绕着，她的牙齿像刀一样尖……

“嗯？”另一个妈妈厉声说，“它们在哪儿？”

考罗琳靠在扶手椅上，用左手把猫调整了一下位置，右手伸进口袋里，把三个玻璃球拿了出来。它们全都是霜灰色的，在她的手掌上叮当作响。另一个妈妈朝它们伸出了白色的手指，不过考罗琳赶紧把它们放回了口袋里。这时，她知道实情了。另一个妈妈没有放走她的打算，也不打算遵守诺言。这不过是个娱乐节目而已。“等一下。”她说，“游戏还没结束，对不对？”

另一个妈妈狠狠地瞪着眼睛，却甜甜地微笑着。“没错。”她说，“游戏还没有结束。毕竟，你还得找到你的爸爸妈妈，对不对？”

“对。”考罗琳说。她心想，**我绝对不朝壁炉架上看，我连想都不去想它。**

“怎么样？”另一个妈妈说，“去把他们找出来吧。你要不要再去地窖里看一看？我在下面还藏了一些有趣的

东西。”

“不。”考罗琳说，“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在哪儿。”她手里的猫沉甸甸的。她把它的爪子从自己的肩上拉下来，把它抱到前面来。

“在哪儿？”

“这是明摆着的。”考罗琳说，“我已经找过了所有你可能把他们藏起来的地方。他们不在这个房子里。”

另一个妈妈一动不动地站着，紧闭着双唇，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说不定就是一尊蜡像。连她的头发都不动了。

“所以，”考罗琳继续说，双手紧紧地抱着猫，“我知道他们在哪里。你把他们藏在房子之间的过道里，对吧？他们就在那扇门后面。”她朝着角落里的那扇门点了点头。

另一个妈妈还是像雕像一样，一动也不动，不过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哦，他们在那儿，会吗？”

“为什么你不把门打开？”考罗琳说，“他们就在那儿，没错。”

她知道，这是她回家的唯一办法。不过这全都取决于另一个妈妈，看她是不是觉得自己胜利在握，还得意扬扬。

另一个妈妈慢慢地把手伸进围裙口袋里，掏出了那把黑色的铁钥匙。猫在考罗琳的怀里不安地动来动去，像是想要下来的样子。**再忍一会儿吧**，她在心里对猫说，不知道它能不能听到她的话。**我要让我们俩都回家。一定会回家的**，我**保证**。她觉得猫在她的怀抱里稍微放松了一些。

另一个妈妈走到那扇门前，把钥匙插进了门锁里。

她转动了钥匙。

咯噔一声，考罗琳听到了锁芯发出了重重的声音。她已

经开始尽可能不出声地，一步一步地朝着壁炉架走去。

另一个妈妈按下了门把手，推开了门，只见门后的走廊漆黑一片，空无一人。“瞧，”她对着走廊挥挥手说，她脸上那种高兴的表情真让人觉得可怕，“你错了！你不知道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对吧？他们不在这里。”她转过身来，注视着考罗琳。“现在，”她说，“你要永远留在这里了。”

“不。”考罗琳说，“我不。”然后，她用力将黑猫朝另一个妈妈扔了过去。猫号叫着，落在了另一个妈妈的头上，它张牙舞爪，又凶又狠。它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看上去几乎又和现实生活中的猫一样大了。

考罗琳顾不上去看，赶紧跑到壁炉架前，用手紧紧地抓住那个雪景玻璃球，把它放进了睡衣口袋的最深处。

猫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号叫，对着另一个妈妈的脸颊狠狠地咬了下去。另一个妈妈挥动双臂，不停地打猫。鲜血从她苍白的脸上流了下来，可她的血不是红色的，而是像柏油一样的深黑色。考罗琳朝那扇门冲过去。

她把钥匙从锁上拔了下来。

“别去管她了！快走！”她对猫喊道。猫发出咝咝的声音，用它解剖刀般锋利的爪子，对着另一个妈妈的脸猛击过去，又狠狠地抓了一下，另一个妈妈鼻子上的几道伤口渗出了黑色的血滴。然后它跳下来，朝考罗琳跑去。“快！”她说。猫跑到她跟前，于是她和猫双双踏进了黑暗的走廊。

走廊里很凉，就像在大热天里一下子走进了地窖一样。猫犹豫了片刻，然后，它看到另一个妈妈朝他们追过来，便朝着考罗琳跑去，停在了她的腿边。

考罗琳开始关门。

考罗琳没想到门这么重，关这扇门就像迎着狂风关门一样。就在这时，她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另一边用力拉门。

关门啊！她心想。接着她大叫起来：“快点关门，**拜托**。”这时她觉得门开始动了，开始要关上了，开始抵挡住了那股邪风。

她突然意识到，走廊上还有其他人和她在一起。她没法回头去看他们，但她不用看也知道他们是谁。“快帮帮我，拜托。”她说，“都来帮帮我。”

走廊上其他的人：三个孩子、两个大人，全都是虚幻的影子，碰不到门。但是他们的手紧紧地抓着她的手，当她拽着大大的铁门把手的时候，她突然觉得有力气了。

“不要松手，小姐！用力拉！用力拉！”一个声音在她脑海里说。

“拉呀，小姑娘，拉呀！”另一个声音小声说。

这时，一个听上去很像妈妈的声音，她自己的妈妈、她真正的、了不起的、让人受不了的、惹人生气的、令人愉快的妈妈说话了：“干得好，考罗琳。”这些已经足够了。

门开始慢慢地、不费力地移动，就要关上了。

“不！”门那边传来了一声惨叫，听上去不像人的声音。

有样东西从快要关上的门缝里，对着考罗琳一把抓过来。考罗琳急忙把头躲开，但是门又被打开了。

“我们要回家。”考罗琳说，“我们都要回家。帮帮我。”她躲闪着那些伸过来的手指。

于是，其他人借助考罗琳行动起来：幽灵的手有着她不曾拥有的力量。最后，她感到有股阻力，门像是被什么东西

紧紧卡住一样，然后，随着一声巨响，木头门砰地关上了。

有样东西从考罗琳脑袋旁边砰的一声掉到了地上。它落地时还伴随着纷乱的脚步声。

“快走吧！”猫说，“这地方不能待。快！”

考罗琳转身背对着门，开始跑起来，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她穿过黑暗的走廊，一边跑一边用手摸着墙，以确定她不会撞到什么东西，或是在黑暗中跑错了方向。

这是一段上坡的路，让考罗琳觉得好漫长。现在，她摸到的墙壁又暖和又柔软，她发觉，这手感简直就像摸在舒服松软的皮毛上。墙壁动了一下，像是透了口气似的。她急忙把手缩了回来。

风在黑暗中呼啸着。

她怕碰到什么东西，于是再次伸手去摸墙。这一次她摸到的墙壁又热又湿，就像把手伸进了别人嘴里一样，她小声哀号着把手缩了回来。

她的眼睛已经逐渐适应了黑暗。她模模糊糊地看到，前方有两个大人和三个孩子，他们就像一片微弱的光。她也能听到猫的声音，在一片黑暗之中，它轻轻地走在她的前头。

这里还有别的东西！这个东西突然从考罗琳的两脚之间窜了过去，差点把她绊倒。她赶紧稳住脚步，以免摔倒，借着冲力继续往前跑。她知道，要是她在走廊上摔倒，她也许就再也起不来了。不管这走廊是什么，它都要比另一个妈妈古老得多。它很深、很难走，而且它知道她在这里……

接着出现了阳光，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向着亮光跑去。“快到了。”她鼓起劲儿叫着，不过在亮光下，她发现那些幽灵的影子不见了，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她没时

间去猜想他们出了什么事情。她大口大口地喘气，跌跌撞撞地穿过那道门，使劲把门关上，门发出了十分响亮、让人无比放心的“砰”的一声。

考罗琳锁好了门，然后把钥匙放回了口袋里。

黑猫缩在房间最远处的角落里，露出了粉红色的舌尖，它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考罗琳走过去，蹲在它的身旁。

“对不起。”她说，“我把你往她身上扔，真是对不起。不过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分散她的注意力，好让我们都逃出来。她不会遵守诺言的，对吧？”

猫抬头望着她，然后把头靠在她的手上，用它砂纸般的舌头舔着她的手指，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那么，我们是朋友了？”考罗琳说。

她在她奶奶的一把不舒服的扶手椅上坐下来，猫跳到了她的腿上，舒服地蜷缩着。阳光从窗外透进来，那是真正的、午后的金色阳光，而不是白色的雾光。天空是蓝绿色的，考罗琳看到了树，还看到了树那边的绿色山坡，山坡渐渐消失在地平线，变成了一片紫色和灰色。天空似乎从未这么像过天空，这个世界也似乎从未这么像过世界。

考罗琳凝视着窗户外的树叶，凝视着光和影在开裂的山毛榉树皮上形成的图案。然后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腿上，只见猫脑袋上的每一根毛都被灿烂的阳光染亮了，每一根白色的胡须都变成了金色。

她心想，没有什么比这更有趣的了。

考罗琳被这个有趣的世界迷住了，没留意自己在奶奶那把不舒服的扶手椅上扭来扭去，像猫一样地蜷缩起来，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深深的、无梦的睡眠。

12

妈妈轻轻地摇醒了她。

“考罗琳？”她说，“亲爱的，你在这里睡觉多奇怪啊。这个房间只是用来摆东西的。为了找你，我们把整个房子都找遍了。”

考罗琳伸了个懒腰，眨了眨眼睛。“对不起。”她说，“我睡着了。”

“我看得出来。”妈妈说，“那只猫到底哪来的？我进屋的时候，它一直在前门等着。我一开门，它就像子弹一样冲了出去。”

“也许它有事情要办吧。”考罗琳说，然后她紧紧地拥抱妈妈，胳膊都开始痛了。妈妈也紧紧地拥抱了她。

“再过一刻钟就要吃饭了。”妈妈说，“别忘了洗手。看看你的睡裤。你那可怜的膝盖到底怎么啦？”

“我摔了一跤。”考罗琳说。她走进了浴室洗手，又把流血的膝盖洗干净。她还在伤口上涂了药膏。

她走进了自己的卧室，她真正的卧室，她实实在在的卧室。她把手伸进睡衣口袋里，掏出了三个玻璃球、一块有洞的石头、一把黑色的钥匙，还有一个空的雪景玻璃球。

她晃了晃雪景玻璃球，看着闪闪发光的雪花在空无一人、装满了水的世界里旋转。她把雪景玻璃球放下，看着雪

花落下来，盖满了曾经有两个小人站立的地方。

考罗琳从她的玩具箱里拿出来一根绳子。她用绳子把黑色的钥匙穿了起来。然后她把绳子打了个结，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好了。”她说。她穿上衣服，把钥匙藏在T恤衫里面。钥匙碰到她的皮肤，感觉很凉。她把那块石头放进了口袋里。

考罗琳走到走廊上，朝爸爸的书房走去。他还是背对着她，不过她知道，只要他一转身，她就能看到他，看到他的眼睛，那种爸爸才会有的灰色眼睛。她悄悄地走过去，在他快要秃掉的脑袋后面亲了一下。

“喂，考罗琳。”他说，然后他面带微笑打量着她，“为什么亲我呀？”

“不为什么。”考罗琳说，“我只是有时候会想你。就这样。”

“哦，真好。”他说。他把电脑设置成休眠状态，站起来，突然把考罗琳抱了起来，他已经很久没抱过考罗琳了。因为他说考罗琳已经长大了，不能再抱了，之后就没有再抱过她。他抱着考罗琳走进了厨房。

这一天的晚饭是比萨，尽管这是爸爸自己做的（所以饼皮厚薄不均、厚的地方没有烤熟、太薄的地方都烤焦了），尽管他在上面放了一片片青椒，还配了一点点小肉丸，竟然还有一块块菠萝，但考罗琳还是把给她的那一份全部吃掉了。

她吃掉了所有东西，只剩下那些菠萝块。

很快就到了睡觉的时间。

考罗琳一直把钥匙挂在脖子上，但是她把灰色的玻璃球放在了枕头下面。那天夜里睡在床上，考罗琳做了一个梦。

她在野餐，在一棵老橡树下，周围是一片绿色的草地。太阳高高地挂在空中，远处的地平线上飘着朵朵白云，她头顶上是一片宁静的湛蓝天空。

一块白色的亚麻布铺在草地上，上面摆着一些堆满食物的碗碟，有沙拉和三明治、干果和水果、一罐罐柠檬汽水、白开水和浓浓的巧克力牛奶。考罗琳坐在桌布的一边，另外三个孩子各占了一边。他们全都穿着最奇怪的衣服。

年龄最小的孩子坐在考罗琳左边，他是个男孩，穿着红色的天鹅绒及膝裤和带荷叶边的白衬衫。他的脸很脏，他正在往自己的盘子里装煮熟的土豆，还有烧好的整条冷鲑鱼。“这真是一次很棒的野餐，小姐。”他对她说。

“是的。”考罗琳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不知道这是谁筹备的。”

“怎么？我还以为是你筹备的，小姐。”坐在考罗琳对面的高个子女孩说。她穿着一件棕色的、走了形的裙子，头上戴着一顶系在下巴上的棕色帽子。“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她正在吃面包，她熟练地用一把大刀，从一大块烤得金黄的面包上切下一片来，然后用木头勺子把紫色的果酱抹在面包片上。她吃得嘴周围全是果酱。

“对。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我吃到过的最好吃的东西。”坐在考罗琳右边的女孩说。她是一个肤色非常苍白的孩子，她穿的衣服好像蜘蛛网，她金色的头发上戴着一圈闪闪发光的银饰。考罗琳敢说这个女孩背后有一对翅膀，那种

粘着粉末的银色蝴蝶翅膀，不是鸟的翅膀。这个女孩的盘子里堆满了漂亮的花朵。她对着考罗琳微笑，那样子就像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微笑过，而且差不多已经忘记怎样微笑了一样。考罗琳发觉自己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女孩。

然后，梦里的野餐结束了，他们在草地上玩耍起来，他们跑来跑去、又喊又叫，把闪闪发光的球扔来扔去。这时考罗琳才意识到自己是在梦里，因为没有一个人觉得累、觉得气喘。她甚至都没有流汗。他们只是笑啊跑啊，一会儿玩捉人游戏，一会儿玩击木块游戏，一会儿只是嬉戏打闹。

三个人在草地上奔跑，而那个苍白的小女孩，盘旋在他们头顶上不远的地方，有时，她会拍着蝴蝶翅膀猛冲下来，接住球，飞到空中，再把球扔给别的孩子。

接着，没有人说一句话，游戏就结束了，他们四个又回到了野餐的桌布边，桌布上的餐具都被收走了，还有四个碗在等待他们。那是三碗冰淇淋，还有一碗堆得高高的可以吸花蜜的忍冬花。

他们吃得津津有味。

“谢谢你们来参加我的聚会，”考罗琳说，“如果它算是我筹办的。”

“我们很荣幸，考罗琳·琼斯。”长着翅膀的女孩说，她轻轻地咬着一朵忍冬花，“但愿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为你效劳，作为感谢和报答。”

“对。”穿红色天鹅绒及膝裤、脸上脏兮兮的男孩说。他伸出一只手，握住了考罗琳的手。现在他的手是热的。

“你为我们做了件大好事，小姐。”高个子女孩说。她的嘴唇上沾满了巧克力冰淇淋。

“我很高兴这一切都结束了。”考罗琳说。

她觉得其他孩子的脸上划过了一道阴影。不过，这是不是她想多了呢?

那个长着翅膀的女孩，她的发箍像星星那样闪闪发亮，她的手指在考罗琳的手背上放了片刻。“是的，结束了，你也帮我们做了个了结。”她说，“这是我们集结待命的地方，从这儿，我们三个将要出发去未知之地，以后会怎样，没有人知道……”她不再说下去了。

“但也说不定，对吧?”考罗琳说，“我能感觉到。就像预示着下雨的雨云。”

她左边的男孩想勇敢地微笑，但是他的下嘴唇开始颤抖，所以他用上面的牙齿咬住它，什么都没说。戴棕色帽子的女孩不安地动了动身体，说：“是的，小姐。”

“可我把你们三个救回来了，”考罗琳说，“也把我的妈妈和爸爸救回来了。我关上了门。我锁好了它。我还有什么没做的?”

男孩用他的手紧握着考罗琳的手。她一直都记得，当时是她紧握着男孩的手，想去安慰他，那时他仅仅只是黑暗中一个冰冷的记忆。

“好吧，你们不能给我一点提示吗?”考罗琳问，“难道你们不能告诉我吗?”

“那个老恶妇用她的右手发过誓。”高个子女孩说，“但她在骗人。”

“我……我的家庭女教师，”男孩说，“过去常说，你有多少能力，就能承担多少责任。”他说话的时候耸了耸肩，仿佛他还没拿定主意这句话说得对不对。

“我们祝你好运，”长翅膀的女孩说，“祝你有运气、有智慧、有勇气——不过你已经证明了你拥有神赐的这三样东西，而且还拥有很多。”

“她恨你。”男孩不假思索地说，“长久以来，她还没丢失过任何东西。你要聪明点、勇敢点、机敏点。”

“但这不**公平**，”考罗琳在梦里气愤地说，“这就是不**公平**。这一切应该已经结束了。”

脸上脏兮兮的男孩站起来，紧紧地拥抱着考罗琳。“请多保重，”他小声说，“你还活着，你是最有活力的。”

考罗琳在梦里看到太阳落下去，星星在黑暗的天空中眨着眼睛。

考罗琳站在草地上，她看着三个孩子（两个人走，一个人飞）在银色的月光下穿过草地，离开了她。

三个孩子走到了一条溪流上面的木头小桥前。他们在那里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挥了挥手，考罗琳也向他们挥了挥手。

接着就只剩下一片黑暗了。

考罗琳在清晨时分醒了过来，她确定自己听到有东西在动，但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她等待着。

有个东西在她卧室的门外发出沙沙的声音。她不知道那是不是老鼠。门咯吱作响，考罗琳从床上爬了下来。

“滚开。”考罗琳厉声说，“滚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

那个东西停顿了一下，然后急匆匆地顺着走廊跑开了。这个东西的脚步声很奇怪，而且乱成一团，如果那算脚步声的

话。考罗琳思忖着，那也许是一只多长了一条腿的老鼠……

“不是都结束了吗？”她自言自语地说。

接着她打开了卧室的门。拂晓前的灰色光线照着她和整条走廊，走廊上一个人都没有。

她朝前门走去，还抽空回头朝走廊那一头挂在墙上的衣橱镜子里看了看，除了自己那张苍白的脸，她什么别的都没看到。镜子里的她看上去昏昏欲睡，而且很严肃。轻轻的、让人放心的鼾声从爸爸妈妈的卧室里传了出来，但卧室门关得紧紧的。所有通向走廊的门都关得紧紧的。那个沙沙响的东西肯定就藏在这里。

考罗琳打开前门，朝灰蒙蒙的天空看了看。她不知道还要多久太阳才会出来，也不知道她的梦是不是真的，但她心里明白，那场梦是真的。有个东西从走廊的长沙发下面窜出来，用它白色的长腿乱扒着狂奔，朝前门冲去。考罗琳刚才还以为那是沙发的阴影。

考罗琳惊恐得张大了嘴，那个东西咔嗒、咔嗒地经过她身边逃走时，她赶紧让开，那个东西跑起来像螃蟹一样，像是有好多条啪嗒啪嗒乱窜的腿。

她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而且她马上就明白它在找什么了。在最近几天里，她多次见过它，它把一个个蟑螂抓起来，顺从地丢进另一个妈妈的嘴里。它长着五只脚，指甲鲜红，颜色像白骨一样。

它是另一个妈妈的右手。

它想要那把黑色的钥匙。

13

考罗琳的爸爸妈妈似乎完全不记得待在雪景玻璃球里的事情了。至少关于这件事他们什么都没说，而考罗琳也从没向他们提起过。

她有的时候也会想，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发现，他们已经在真实世界里消失了两天，最终她得出了结论，他们没有发现。话又说回来，有些人能够记得每一天、每一小时的事情，而有些人就不记得，考罗琳的爸爸妈妈完全属于第二类人。

考罗琳再次回到自己房间的第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她把玻璃球放在了枕头下面。在她看到另一个妈妈的手之后，又回到了床上。尽管剩下的睡觉时间已经不太多了，但她还是把头搁在了枕头上。

她把头放在枕头上的时候，听到了轻微的咔嚓声。

她坐起来，拿起了枕头。她看到玻璃球变成了碎片，就像春天在树下发现的蛋壳。像知更鸟破壳而出留下的空壳，或者像更易碎的鹪鹩的蛋。

不管这些玻璃球里曾经有过什么东西，现在它们都不见了。考罗琳想起来，这天早晨那三个孩子在月光下和她挥手告别，然后跨过了银色的溪流。

她小心翼翼地把蛋壳似的薄碎片捡起来，放进一个蓝色

的小盒子里。在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奶奶曾经把手镯装在小盒子里送给她。那个手镯早就丢了，但盒子还留着。

去看望斯宾克小姐侄女的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现在已经回来了，所以考罗琳下楼去她们家喝茶。这天是星期一。考罗琳星期三就要上学了，一个新的学年就要开始了。

福塞伯小姐坚持要看考罗琳的茶叶。

“哦，看样子所有的事情都井井有条和整整齐齐的，亲爱的。”

“你说什么？”考罗琳说。

“结果一切顺利。”福塞伯小姐说，“嗯，几乎是一切顺利吧。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她指着一团沾在杯壁上的茶叶。

斯宾克小姐咂巴着嘴，把手伸向茶杯。“米里亚姆，亲爱的。把它拿过来。让我看看……”

她在厚厚的镜片后面眨着眼睛。“哎呀。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它看上去很像一只手。”

考罗琳也看了看。那团茶叶看上去的确有点像一只手，好像伸出来要拿什么东西一样。

哈密什这条苏格兰犬藏在福塞伯小姐的椅子下面，不肯出来。

“我想它可能打架了吧。”斯宾克小姐说，“它的肚子上有道很深的伤口呢，可怜的东西。过一会儿，我们要带它去看兽医。真想知道是谁干的。”

考罗琳知道，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了。

假期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气很好，一直都是灿烂和艳丽的天气，好像夏天想在它结束之前为恼人的天气作出补

偿似的。

楼上的疯老头一看到考罗琳从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的公寓走出来，就对着下面叫喊起来。

“嗨！喂！你！卡罗琳！”他趴在栏杆上大叫。

“我叫考罗琳。”她说，“你的老鼠还好吗？”

“有个东西把它们吓坏了。”老头挠着胡子说，“我想，家里可能有只黄鼠狼吧。这个东西就在附近，我在夜里听到过它的声音。在我的家乡，我们会设个陷阱抓住它，也许放上点肉或是汉堡，等那个东西出来享用的时候，然后，啪！它就被抓住了，而且再也不会来骚扰我们了。老鼠害怕得甚至都不愿意去拿它们小小的乐器了。”

“我想它应该不吃肉。”考罗琳说。她把手伸出来，摸了摸挂在脖子上的黑钥匙。随后她走进了屋里。

她洗了个澡，洗澡的时候，她一直都把钥匙挂在脖子上。她再也不会把它拿下来了。

她上床之后，有个东西在她卧室的窗户上抓来抓去。考罗琳已经要睡着了，但她还是悄悄地从床上下来，拉开了窗帘。一只上面有鲜红指甲的白手，从窗台上跳到了排水管上，立刻不见了。窗玻璃的另一面留下了一些很深的划痕。

这天晚上，考罗琳睡得很不安稳，她一次次地醒来，构思、计划和思索，然后又睡了过去，不知道哪里是思索的结束，哪里是梦的开始，她不时地竖起耳朵，去听有没有东西抓她的窗玻璃或者卧室门。

到了早上，考罗琳对妈妈说：“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娃娃去野餐。能不能借我一块布，一块旧布，一块你再也不需要的布，比如桌布之类的东西？”

“我们没有这种东西。”妈妈说，她打开了厨房的抽屉，那里面放着餐巾和桌布，她用手在里面翻了一下，“等一下，这个行吗？”

这是一块折叠起来的一次性纸台布，上面印着红色的花，是几年前他们野餐时剩下来的。

“这个太好了。”考罗琳说。

“我还以为你不再玩娃娃了。”琼斯太太说。

“是不玩了。”考罗琳承认道，“它们只不过是道具。”

“好吧，记得吃中饭前回来。”妈妈说，“玩得开心。”

考罗琳把玩具娃娃和几个塑料玩具茶杯装在纸板箱里。她还装了满满一罐水。

接着她出了门。她沿着马路走着，就像去购物一样。她还没走到超市，就抄近路穿过一道栅栏，走进一片荒地，沿着一条旧车道继续走，然后从一道篱笆下面钻了过去。为了不让罐子里的水洒出来，她不得不从篱笆下面钻了两次。

这段路很长，弯弯曲曲，绕来绕去，但结果让考罗琳很满意，因为她没有被跟踪。

她走到了破破烂烂的旧网球场后面。她穿过网球场，走到了草地上，高高的草摇摆着。她在草地的边缘找到了那些木板。对一个小女孩来说，这些木板重得惊人，即使她用尽了浑身力气，也抬不动它们，不过她最后还是抬起来了。她没有别的办法。她一块一块地把这些木板掀掉，因为太过于用力而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木板下面露出了一个深深的、用砖砌成的圆洞。里面有一股潮湿和阴暗的味道。井砖泛着淡绿色，而且很滑。

她摊开台布，很小心地把它铺在井口。围着井边，每隔

上一小段距离，她就放上一个塑料玩具杯，并把罐子里的水倒在杯子里，增加杯子的重量。

她在每个杯子旁边的草地上放上了一个娃娃，尽量让这个场景看上去像一次娃娃茶会。然后她原路返回，钻过篱笆，沿着满是尘土的黄色车道，从商店后面绕了过去，回到了家里。

她伸手把脖子上的钥匙拿下来，抓着绳子把钥匙荡来荡去，好像她很喜欢玩这把钥匙。然后，她去敲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公寓的门。

斯宾克小姐打开了门。

“哦，亲爱的。”她说。

“我不想进去了。”考罗琳说，“我只想问问哈密什怎么样了？”

斯宾克小姐叹了口气。“兽医说，哈密什是个勇敢的小战士。”她说，“幸好伤口没有感染。我们想不出这是谁干的。兽医说可能是动物，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博博先生说，他觉得可能是黄鼠狼。”

“博博先生？”

“顶楼公寓的那个人。他就是博博先生。我相信，他们家在过去是个很厉害的马戏家族。在罗马尼亚还是在斯洛文尼亚，反正是其中的一个国家。哎呀，天哪，我想不起来了。”

考罗琳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楼上的疯老头居然还有名字。如果她知道他的名字叫博博先生，她就会抓住每次机会去说这个名字了。“博博先生”这样的名字还真是很少见呢。

“哦。”考罗琳对斯宾克小姐说，“原来他叫博博先生。好吧。”她稍稍提高了声音说：“现在我要去和我的娃娃玩了，就在旧网球场那边，从后面绕过去。”

“很好，亲爱的。”斯宾克小姐说。然后她悄悄地补充了一句，“一定要留神那口老井。在你们之前住在这儿的拉伏特先生说，他觉得那口井的深度超过了半英里。”

考罗琳希望那只手没有听到最后这段话，于是她改变了话题。“这把钥匙吗？”考罗琳大声说，“哦，这是我们家里的一把旧钥匙。我拿来玩游戏的，所以我才用绳子把它挂在脖子上。好了，再见了。”

“真是个特别的孩子。”斯宾克小姐自言自语地说着，关上了门。

考罗琳从容地穿过草地，朝着旧网球场走去，她一边走，一边甩着拴在绳子上的黑钥匙。

好几次她都觉得自己看见了灌木丛下面有白骨的颜色。它在离她大约三十英尺的地方，一直跟着她。她想吹口哨，但没有吹出来，所以她大声唱起歌来，这首歌是在她还是个小宝宝的时候，爸爸为她编的。她这样唱道：

哦，我那动个不停的小女孩，
我觉得你无比的漂亮，
我给你一碗碗粥，
我还给你一碗碗冰淇淋。
我给你好多个吻，
我还给你好多个拥抱，
可是我决不会给你，

里面有虫子的三明治。

她一边唱，一边从容地穿过树林，她的声音一点都不抖。

玩具娃娃的茶会还摆在原地。她庆幸今天没有刮风，因为每样东西都还在原来的位置上，每一个装满了水的塑料杯，都像它们应该做的那样，压住了纸台布。她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现在到了最困难的部分。

“你们好，娃娃。”她高兴地说，“喝茶的时间到了！”

她走近了纸台布。“我带来了一把幸运钥匙，”她对娃娃们说，“好保证我们有一次愉快的野餐。”

说完，她十分小心地把钥匙轻轻地放在台布上。她仍然把绳子拿在手上。她屏住了呼吸，希望井边的水杯能把台布压住，不会因为钥匙的重量而塌陷。

钥匙摆在了纸台布的中央。考罗琳松开了绳子，接着退后一步。现在只等着那只手出现了。

她朝玩具娃娃转过身去。

“谁愿意来一块樱桃蛋糕？”她问，“杰迈玛？平克？报春花？”接着她用看不见的盘子，为每一个娃娃端上了一块看不见的蛋糕，她一边做，一边高兴地唠叨着。

她余光瞥见一个白骨样的东西在树干间躲闪着奔跑，越来越近了。她强迫自己不去看它。

“杰迈玛！”考罗琳说，“你真是个坏女孩！你把蛋糕都弄掉了！现在我得给你重新拿一块！”她从野餐布边上绕过去，一直走到那只手的另一边。她假装在清理打翻的蛋糕，然后又给杰迈玛切了一块蛋糕。

就在这时，伴随着一阵嗒嗒的急促奔跑声，它出现了。那只手用指尖奔跑着，它急匆匆地穿过高高的草丛，来到了一个树桩前。它在那儿停留了片刻，像一只螃蟹辨别着空气中的味道一样，然后它得意地、咔嗒咔嗒地跳到了纸台布的中央。

考罗琳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很慢。白色的手指紧紧地抓住了那把黑钥匙……

那只手冲过来，把塑料玩具杯打飞了，于是纸台布、钥匙和另一个妈妈的右手，掉进了黑洞洞的井里。

考罗琳压低嗓音，慢慢地数着。她数到四十，才听到井下传来沉闷的溅水声。

有人曾经告诉过她，如果从矿井的底下抬头看天空，即使是在最明亮的白天，也只能看到夜空和星星。考罗琳不知道那只手从井底是否能看到星星。她把沉重的木板拖回到井口，小心翼翼地盖好。她不想让任何东西掉进井里。她也不想让任何东西从井里出来。

接着，她把玩具娃娃和杯子放回到纸板箱里。就在她放东西的时候，有样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马上抬起头，看到那只黑猫正悄悄地走过来，它的尾巴翘得高高的，尾巴尖像个问号一样卷曲着。自从他们一起从另一个妈妈的地盘回来以后，她已经好几天没看见这只猫了。

猫从她身边走过去，跳到了盖住井口的木板上。随后，它用一只眼睛慢慢地对她眨了一下。

它从木板上跳到了她前面高高的草里，然后翻过身来，肚皮朝天，情不自禁地扭动起来。

考罗琳在它腹部柔软的毛上又抓又挠，猫满足地呜呜叫

着。等到它觉得够了的时候，它又翻过身去，朝网球场走回去，在中午的阳光下，它就像一块小小的黑夜碎片。

考罗琳回到了家里。

博博先生正在车道上等着她。他拍了拍她的肩膀。

“老鼠告诉我，一切都很好。”他说，“它们说，你是我们的救星，卡罗琳。”

“我叫考罗琳，博博先生。”考罗琳说，“不是卡罗琳，是考罗琳。”

“考罗琳。”博博先生说，他带着惊讶和敬佩重复着她的名字，“非常好，考罗琳。老鼠让我一定告诉你，等它们准备好公演，你将是观看演出的第一位观众。它们要演奏**汤普提阿普提和土得奥得**，它们还要跳舞，表演好多种特技。它们就是这样说的。”

“等它们准备好了，”考罗琳说，“我会非常乐意观看的。”

她敲了敲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的门。斯宾克小姐请她进来，考罗琳走进了她们的客厅。她把装玩具的纸板箱放在地板上。然后她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了那块有洞的石头。

“还给你们。”她说，“我再也用不着它了。我非常感激。它救了我的命，也拯救了其他死去的人。”

她紧紧地拥抱了她们两个人，尽管她的胳膊无法抱住斯宾克小姐，而福塞伯小姐刚切过生大蒜，身上都是大蒜的味道。随后考罗琳拿起纸板箱，走了出去。

“真是个特别的孩子。”斯宾克小姐说。自从她离开舞台以后，还没人这么拥抱过她。

这天晚上，考罗琳洗完澡，刷好牙齿，躺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天花板。

天气很温暖，现在那只手也不在了，所以她把卧室的窗户大开着。她坚持不让爸爸把窗帘都拉上。

她上学穿的新衣服整整齐齐地放在椅子上，她一醒来就能穿。

通常，在开学的前一天夜里，考罗琳都会感到忧虑和紧张。不过，她已经意识到，学校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她害怕了。

她仿佛听到夜空中传来阵阵美妙的音乐：这种音乐只能是最小的银色长号、小号、低音管、短笛和大号演奏出来的，这些乐器又小又精致，只有白老鼠的粉红色爪子才能演奏它们。

考罗琳想象着自己又回到了梦中，梦里有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站在草地上的橡树下面，于是她微笑起来。

当第一颗星星露出来的时候，考罗琳终于慢慢地睡着了，而楼上老鼠马戏团演奏出的轻柔音乐，飘向了温暖的夜空，向这个世界宣告，夏天就要结束了。

（全书完）

尼尔·盖曼

幻想小说大师，故事宝库。

纽伯瑞奖、雨果奖、星云奖、世界奇幻奖获奖作家。

他笔下的故事，可以机智幽默，可以引人入胜，也可以鼓舞人心。

他写过很多给大人看的畅销作品，如《美国众神》《北欧众神》《好兆头》《易碎品》和《星尘》等。

他也为孩子精心准备了很多故事，如《坟场之书》《吹牛爸爸的奇幻之旅》《奇迹男孩与冰霜巨人》《假如我有完美妈妈》和《车道尽头的海洋》。

假如我有完美妈妈

产品经理 | 周颖琪　　装帧设计 | 何月婷
技术编辑 | 白咏明　　责任印制 | 梁拥军
封面绘制 | Sijahong 六厘　　出 品 人 | 吴　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假如我有完美妈妈 / (英) 尼尔·盖曼著；杨玲玲译.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8
书名原文：Coraline
ISBN 978-7-201-16158-7

Ⅰ. ①假… Ⅱ. ①尼… ②杨… Ⅲ.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16042号

CORALINE
by Neil Gaiman
Text copyright © 2002 by Neil Gaim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GUOMAI Culture & Media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2-2020-91

假如我有完美妈妈
JIARU WO YOU WANMEI MAMA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　庆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reader@tjrmcbs.com
产品经理	周颖琪
责任编辑	孙　瑛
特约编辑	康嘉瑄
装帧设计	何月婷
制版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3.75
印　　数	1—9,000
字　　数	81千字
版次印次	2020年8月第1版　2020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1-64386496）

考罗琳在家发现一扇神秘的门，
门后有一个完美的家，和一位完美的妈妈。
她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只要她永远留下来。
然而考罗琳识破了这个陷阱，
决定逃离这个虚伪的完美世界……

如果要什么就有什么，
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

儿童文学
ISBN 978-7-201-16158-7
9 787201 161587 >
定价：39.80元

责任编辑：孙　瑛　　特约编辑：康嘉瑄